

# 金史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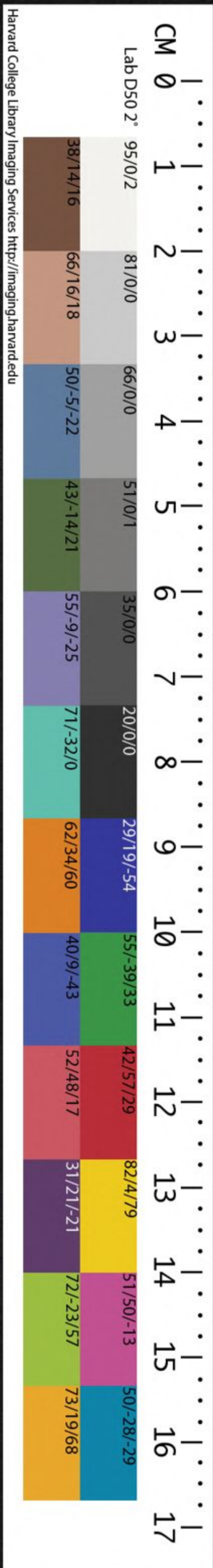
## 卷九十一之九十五



542

CHINESE - JAPANESE LIBRARY OF  
HARVARD - YENCHING INSTITUTE  
AT HARVARD UNIVERSITY  
JUL 30 1936

T 2455.21



列傳第二十九

金史九十

塔佛大學漢和  
圖書館珍藏印

元開府儀同三司上柱國前中書右丞相監修國史

都總裁臣脫脫修

完顏撒改

龐迪

溫迪罕移室懣

神土懣

移剌不戢

石抹卞

楊仲武

蒲察不世傑

本名阿徽

蕭懷忠

移剌按答

孛魯阿魯罕

趙興符

石抹榮

敬嗣暉

完顏撒改上京納魯渾河人也其先居於元冷窟河才長  
多力善用槍王師南征睿宗為右副元帥置之麾下佩以

金牌使督軍事天德元年授本班祗候郎君詳穩其後從軍泰州路軍帥以撒改為萬戶領銀木可等猛安戍北邊數有戰功二年正月海陵庶人遣使夏國諭以即位事因令伺彼之意既還稱旨為尚書兵部郎中改同知會寧尹遷迭剌部族節度使改既里本群牧使為曷曠路都總管海陵伐宋授衛州防禦使為武震軍都總管世宗即位遣使召撒改既至除昌武軍節度使已而為山東路元帥副都統改安化軍節度使兼副都統如故四年徙鎮安武仍兼副統領山東大名東平三路軍八萬餘渡淮會大軍伐宋進至楚州宋遣使奉歲幣還邳州卒

龐迪字仲由延安人少儻喜讀兵書習騎射學推步孤虛之術無所效用應募隸涇原路第二副將破賊有功授保義郎嘗從百餘騎經行山谷遇夏人數千眾皆駭懼請避迪遂躍馬犯陣敵皆披靡身被重創神色自若完軍以還自是知名擢為正將權發遣涇原路兵馬都監悉國建涇原路經略使張中孚舉迪權知懷德軍兼沿邊安撫使夏人合軍五萬薄懷德城迪開門待之夏人不敢入因以數千騎分門突出遂破之斬首五百級獲軍資羊馬甚眾復破關師古兵擢知涇州未到官改知鎮戎軍沿邊安撫使已而權淮南東路馬步軍副總管總制沂密淮陽兼權

知沂州丁父憂去官尋起復為環慶路兵馬都鈐轄權知  
邠州齊國廢改華州防禦使頃之軍變被執入山已而賊  
衆悔曰公為政素善豈宜劫辱遂縱之還復領州事天眷  
元年除永興軍路兵馬都總管兼知京兆府徙臨洮尹兼  
熙秦路兵馬都總管陝右大饑流亡四集迪開渠澆田流  
民利其食居民藉其力各以其所郡人立碑紀其政績官  
制行吏部以武功大夫博州團練使特授定遠大將軍七  
年除慶陽尹歷三考不易以治最聞詔書褒美西人榮之  
正隆元年遷鳳翔尹屢上言求退不許海陵南伐徵斂煩  
急官吏因緣為姦富者用財以免貧者破產益困迪悉召

民使共議增減不加威督而役力均人情大悅五年徙汾  
陽軍節度使大定初復為臨洮尹遷南京路都轉運使以  
省事惜費安靜為政河南稱之徙絳陽軍節度使卒官年  
七十迪性純孝父病醫藥弗効迪仰天泣禱剖股作羹由  
是獲安昆弟析家財迪盡以與之一無所取官爵之廢率  
先諸姪疾革沐浴朝服而逝

溫迪罕移室邁速頻屯邁歡春人徙上京忽論失懶兄木  
輦國初有功授世襲謀克移室邁性忠正強毅善騎射膂  
力過人皇統初襲其兄謀克積戰功為洮州刺史謂人曰  
謀克兄職也兄子幹魯古今已長矣遂以謀克讓還兄子

宗弼聞而嘉之曰能讓世襲可謂難矣除貴德州刺史改  
移典弘詳穩遷烏古里部族節度使改德昌軍正隆四年  
大徵兵南伐泰州猛安定遠阿補以所部叛還移室邁以  
七謀克執定遠阿補勒其衆付大軍契丹反敗會寧六猛  
安於締母嶺屯於信韓二州之境移室邁率數千人殺賊  
萬餘于伊改河以功遷臨潢尹世宗即位賜手詔曰南征  
諸路將士及卿子姪安遠翰魯古斜普兄弟具甲仗悉來  
推戴朕勉即大位卿累世有功耆舊之臣緣邊事未寧臨  
潢劇任姑仍舊職聞樞密副使白彥敬南京留守紇石烈  
志寧來討契丹今已遣人往招之其家皆在南京恐或避

去兼起異謀若至則已若不至卿當以計執而獻之兩次  
遣人招誘招討都監老和尚去人不知彼之所在久而不  
還兼老和尚不知朕已即位卿可使人諭以朕意如來降  
悉令復舊邊關之事可設耳目是時窩斡已反領兵數萬  
來攻臨潢諸路軍未至窩斡勢益大移室邁領城中軍士  
六百人邀擊窩斡凡數接戰勦殺甚衆所乘馬中流矢而  
仆為賊所執賊使移室邁招城中人曰爾生死在頃刻能  
使城中出降官爵如故不然殺汝矣移室邁怒罵賊曰我  
受國家爵祿肯從汝叛賊乎賊執之至城下迫脅之使招  
城中其妻子官屬將士皆登城臨望移室邁厲聲曰我恨

軍少不能滅賊人生會有一死耳汝輩慎勿降賊一旦開門納賊城中百姓皆被殺掠毋以我故敗國家事賊無能爲也賊怒殺之城中人皆爲之感激推官麻珪益繕完城郭右監軍神土邁輔國上將軍阿思邁乘城固守賊不克攻遂引衆東行

神土邁本諸宗室贈銀青光祿大夫胡速魯改子也年十五事太宗爲左奉宸皇統二年充護衛除武器署丞累官肇州防禦使大定初除元帥右都監與咸平尹吾扎忽率秦州兵及曷懶路兵千五百人會臨潢尹移室邁討契丹契丹犯臨潢移室邁死攻之不能克迺引衆東行神土邁

表乞濟師十二月甲辰世宗次海濱縣得奏上曰神土邁吾扎忽軍不少可以從長攻襲矣會右副元帥謀衍以大軍至神土邁改曷速館節度使隸右翼與紇石烈志寧敗賊於長樂戰霧霖河皆有功改婆速路兵馬都總管卒移刺成本名落兀其先遼橫帳人也沉勇有謀通契丹漢字天會間隸撻懶下爲行軍猛安與宋人戰於楚泗之間成以所部先登大破宋軍功最諸將劉麟約會天長軍議進止成與夾古查合你俱爲撻懶前鋒得宋生口爲鄉導遂達天長睿宗嘉之後從宗弼將兵廢齊國及再伐宋攻濠州每戰輒先登多所摧破宗弼再取河南成及蕭懷忠

等八猛安先渡河南平第功授宣武將軍除威州刺史用  
廉擢同知延安尹再遷昭義軍節度使正隆南伐爲武毅  
軍都總管撒八反海陵以事誅契丹名將成以本軍守磁  
即遣妻子還汴海陵用是不疑時人高其有識改神武軍  
都總管與李朮魯定方爲浙東道先鋒使由淮陰進兵以  
所部護糧赴揚州敵兵乘夜來攻成整兵奮擊斬刈甚衆  
會海陵庶人死軍還復鎮昭義定二年以廉在優等改  
河中尹再除臨洮尹招降喬家等族首領結什角遷南京  
留守召拜樞密副使封任國公改北京留守卒訃聞上悼  
惜之授其子順思阿不武功將軍世襲咸平路鈔赤隣猛

安下查不魯謀克結什角者西番旣衰其苗裔曰董氈其  
子曰巴氈角始附宋賜姓趙改名順忠順忠子永吉永吉  
子世昌皆受宋官爲左武大夫遙領萊州防禦使襲把羊  
族長朝廷定陝西世昌換忠翊校尉旣而鬼蘆族長京臧  
殺世昌朝廷遣兵執京城斬之臨洮市以世昌子鐵哥爲  
把羊族都管大定四年宋人破洮州鐵哥弟結什角與其  
母走入喬家族避之喬家族首領播逋與鄰族木波隴逋  
龐拜丙離四族耆老大僧等立結什角爲木波四族長號  
曰王子其地北接洮州積石軍其南隴逋族南限大山八  
百餘里不通人行東南與疊州羌接其西丙離族西與盧

甘羌接其北龐拜族與西夏容魯族接地高寒無絲枲五穀惟產青稞與野菜合酥酪食之其疆境共八千里合四萬餘戶其居隨水草畜牧遷徙不常結什角念朝廷為其父報讎欲棄四族歸朝四族不許成至臨洮使人招結什角乃率四族來附進馬百匹仍請每年貢馬詔曰遠人慕義朕甚嘉之其遣能吏往撫其衆厚其賞賜初天會中詔以舊積石地與夏人夏人謂之祈安城有莊浪四族一曰吹折門二曰密臧門三曰隴逋門四曰龐拜門雖屬夏國叛服不常大定六年夏人破滅吹折密臧二門其隴逋龐拜二門與喬家族相鄰遂歸結什角夏國遣使來告莊浪

族違命作亂欲興兵剪除朝廷不知隴逋龐拜二門舊屬夏國報以將檢會其地舊所隸屬毋擅出兵結什角之母居于莊浪族中大定九年結什角往省其母夏人伺知之遂出兵圍結什角招之使降結什角不從率所部力戰潰圍出夏人斫斷其臂虜其母去部兵亦多亡者結什角尋亦死遺言請命朝廷復立喬家族首領陝西奏聞知夏國王李仁孝與其臣任得敬中分其國發兵四萬役夫三萬築祈安城殺喬家等族首領結什角屢獲宋謀人言宋欲結夏國謀犯邊境詔遣大理卿李昌圖左司員外郎粘割幹特刺往按之且止夏人毋築祈安城及處置喬家等族



別立首領夏國報云祈安本積石舊城久廢邊臣請設戍兵鎮撫莊浪族所以備盜非有他也結什角以兵入境以是殺之不知為喬家族首領也李昌國等按視殺結什角之地本在夏境築祈安城已畢工皆罷歸不得宋夏交通之狀乃於熙秦迫近宋夏衝要量添戍兵及問喬家等族民戶願以結什角姪趙師古為首領於是詔以趙師古為木波喬家丙離隴逋龐拜四族都鈐轄加宣武將軍石抹卞本名阿魯古列五代祖王五遼駙馬都尉父五斤為羣牧使從睿宗秋山卞年十三七能射連獲二鹿睿宗奇之賜以良馬及金吐鶻天會末宗弼為右監軍召卞隸

帳下丁父憂是時宗磐為太師撻懶為左副元帥人爭附之使人召卞卞不往宗磐撻懶皆以罪誅人多其有識宗弼復取河南與宋人戰於潁州漢軍少却卞身被七創率勇士十餘騎奮擊敗之及宋稱臣宗弼選嘗有勞者與俱入朝授卞忠勇校尉遷宣武將軍除河間少尹察廉升遂州刺史改壽州再改唐州丁母憂去官起復唐州刺史海陵伐宋卞為武毅軍都總管由別道進兵遇宋伏兵數百人以三百騎擊敗之遂下信陽軍及羅山縣至樊州宋守將棄城遯因取其城頃之軍士皆欲逃歸闌子山猛安結漢軍三猛安謀克劫卞還舍於撻木之曲卞乃陰約漢軍

將吏乘夜掩殺闌子山猛安復將其軍大定二年除鄭州防禦使以本官領行軍萬戶伐宋遷武勝軍節度使宋人請和明年有水牛數百頭自淮南走入州境僚佐欲收之充官用下不聽復驅過淮還之遷河南尹轉西南路招討使改大名尹大名多盜而城郭不完下請修大名城奏可城完葺盜賊不得發徙臨洮尹卒官年六十三

楊仲武字德威保安人父遇以勇聞關西為宥州團練使宋末仲武謁經略使王庶求自効遂用為先鋒婁室入關仲武與鄜延路兵馬都監鄭建玄俱降為安塞堡環慶路兵馬都監皇統初復陝西將兵戍鳳翔屢却宋軍除知寧

州中荐饑境內盜賊縱橫仲武悉平之改坊州刺史復知寧州遷同知臨洮尹改同知河中府海陵營繕南京典浮橋工役臨洮地接西羌與木波雜居邊將貪暴木波苦之遂相率為寇掠仲武前治臨洮乃從數騎入其營諭之曰此皆將校侵漁汝等以至此爾今懲治此輩不復擾害汝也并以禍福曉之羌人喜悅寇掠遂息至是木波復掠熙河熙河主帥使人諭之不肯去曰楊總管來我乃解去熙河具奏詔復遣仲武當是時木波謂仲武不能復來及仲武至與其酋帥相見責以負約對曰邊將苦我今之來求訴於上官耳今幸見公願終身不復犯塞乃舉酒酌天

折箭為誓仲武因以卮酒飲之曰當更為汝請若復背約  
必用兵矣羗人羅拜而去及伐宋以仲武為威定軍都總  
管駐兵歸德大定三年除武勝軍節度使改陝西西路轉  
運使卒

蒲察世傑本名阿撒曷速館斡篤河人徙遼陽初在梁王  
宗弼軍中為人多力每與武士角力賭羊輒勝之能以拳  
擊四歲牛折脅死之有糧車陷淖中七牛挽不能出世傑  
手挽出之宗敏為東京留守召置左右海陵篡位即立以  
為護衛海陵謂世傑曰汝勇力絕倫今伐兄弟有異志者期  
以十日除之則有非常之賞仍盡以各人家產賜汝世傑

受詔而不肯為已過十日海陵怒而責之世傑曰臣自誓  
不以非道害物雖死不敢奉詔海陵愛其勇不之罪也正  
隆四年調諸路兵伐宋年二十以上五十以下皆籍之他  
使者唯恐不如詔書得數多世傑往曷懶路得數少海陵  
恠問之對曰曷懶地接高麗今若多籍其丁即有緩急何  
以為備海陵喜曰他人用心不能及也除同知安國軍節  
度使事賜銀二百五十兩絹絲六百匹馬二疋是時徵發  
不已民不堪命犯法者衆那人無長吏獄囚積四百餘人  
世傑到官月餘決遣略盡入為宿直將軍以事往胡里改  
路還奏契丹部族大抵皆叛百姓驚擾不安今舉國南伐

賊若乘虛入據東土根本之地雖得江淮無益也宜先討平契丹南伐未晚海陵不悅曰詔令已出矣今以三萬兵選將屯中都以北足以鎮壓世傑又曰若東土大族附於賊恐三萬衆未易當也海陵不聽及發汴京授鄭州防禦使領武捷軍副總管大軍渡淮世傑以軍三千護糧餉東下敗宋兵數千人奪其戰船甚衆至和州境擊宋兵五萬人走之明日使其子元送領二百八十騎為應兵自領八百騎前戰連射六十餘人皆應弦而斃宋兵遂奔潰海陵欲觀水戰使世傑領水軍百人試之宋人舟人而多世傑舟小乃急進至中流取勝而還大定初世傑復取陝州敗

宋兵石壕鎮復敗宋援兵二千人遂圍陝州宋兵二千自潼關來世傑以兵二百四十迎擊之射殺十餘人宋兵敗走復敗之於土壕山生擒一將復以兵三百至斗門城遇宋兵萬餘宋將三人挺槍來刺世傑世傑以刀斷其槍宋兵乃退復以四謀克軍敗宋兵於土華復圍陝州世傑嘗擐甲佩刀腰箭百隻持槍躍馬往來軍中敵人見而異之曰真神將也親率選卒二百餘人穴地以入城遂拔再破宋軍三萬人復虢州未幾為衛州防禦使改河南路統軍都監召赴闕上慰勞良久除西北路副統賜旆馬弓矢佩刀從僕散忠義討契丹賊平改華州防禦使與徒單合喜

經略隴右合喜復德順至東山堡宋兵捍絕樵路世傑擊走之追至城下城中出兵約二萬餘敗之殺傷甚衆宋經略使荆阜德順走世傑與左都監璋追破其軍改亳州防禦使四遷通遠軍節度使宋人輒入鞏州境糶米麩有司執之世傑署案作歸附人縱遣之譯史蔡松壽誣府主謀叛坐斬十八年起為弘州刺史母憂去職累遷亳州防禦使卒世傑少貧然踈財尚氣每臨陣敵衆既敗必戒士卒毋縱殺掠平居非忠孝不言親賢樂善甚獲當世之譽云

蕭懷忠本名好胡奚人也為西北路招討使蕭裕等謀立遼後使蕭招折往西北路結懷忠并結節度使耶律朗為助懷忠與朗有隙遂執招折并執朗遣使上變裕等既誅懷忠為樞密副使賜今名復為西北路招討使西京留守封王改南京留守契丹撒八反復以懷忠為西京留守西南面兵馬都統與樞密使僕散思恭北京留守蕭贖右衛將軍蕭禿剌護衛十人長幹魯保往討之蕭禿剌戰無功大軍追撒八不及而海陵意謂懷忠與蕭裕皆契丹人本同謀逾年乃執招折上變而撒八亦契丹部族恐其合以師恭與太后密語而禿剌無功懷忠贖師恭逸賊既殺師恭族滅其家使使即軍中殺贖懷忠皆族之幹魯保禿剌

初爲罪首但誅之而已大定三年追復曠懷忠秀刺幹魯保官爵曠弟安州刺史曠求襲顧之謀克上不許謀克而以曠家產付之

移刺拔荅遼橫帳人也父留幹與耶律余睹俱來降西京下復叛留幹遇害拔荅以死事之子授左奉宸熙宗初充護衛除安州刺史累官東京副留守參知政事完顏守道經略北方攝威平路屯軍都統入爲兵部侍郎徙西北西南兩路舊設堡戍迫近內地者于極邊安置仍與泰州臨潢邊堡相接除武定軍節度使以招徠邊部功遷東北路招討使改臨潢尹卒按荅駢射絕倫善相馬嘗論及善射

者世宗曰能如卿乎閱馬于市見良馬雖羸瘦輒與善價取之他日果良馬也

孛朮魯阿魯罕隆州琵琶崗葛山人年八歲遷習契州字再選習女直字旣壯爲黃龍府路萬戶令史貞元二年試外路胥吏三百人補隨朝阿魯罕在第一補宗正府令史累擢尚書省令史僕散忠義討窩斡辟置幕府掌邊關文字甚見信任窩斡旣平阿魯罕招集散亡復業者數萬人復從忠義伐宋屢入奏事論列可否上謂宰相曰阿魯罕所言可行者即行之宋人請和忠義使阿魯罕往和議定阿魯罕入奏賜銀百兩重綵十端忠義薦阿魯罕有才幹可

任尚書省都事詔以爲大理司直未幾受尚書省都事除同知順天軍節度事紇石烈志寧北巡阿魯罕攝左右司郎中還朝除刑部員外郎再遷侍御史上問紇石烈良弼曰阿魯罕何如人也對曰有幹材持心忠正出言不阿順數口遷勸農副使兼同修國史侍御史如故改右司郎中奏請徙河南戍軍屯營城中者於十里外從之遷吏部侍郎除山東統軍都監徙置河南八猛安遷武勝節度使入爲吏部尚書改西南路招討使有司督本路猛安人戶所貸官粟阿魯罕乞俟豐年從之軍人有以甲葉貿易諸物天德摧場及界外歲采銅礦或因私挾兵鐵與之市易皆

一切禁絕之上番軍不許用親戚奴婢及傭僱者營塹損圯以時葺治不與所部猛安謀克會宴故兵民皆畏愛之上謂太尉守道曰阿魯罕及上京留守完顏烏里也皆起身胥吏阿魯罕爲人沉厚其賢過之改陝西路統軍使兼京兆尹陝西軍籍有闕舊例用子弟補充而材多不堪用阿魯罕於阿里喜旗鼓手內選補軍人以春牧馬經夏不收飼瘠弱多死阿魯罕命以時收秣之故死損者少仍春秋督閱軍士騎射以嚴武備終南采漆者節其期限檢其出入以防姦細上謂宰相曰阿魯罕所至稱治陝西政蹟尤著用之雖遲亦可得數年力也召爲參知政事命條上

天德陝西行事上稱善以疾乞致仕除北京留守卒  
贊日記曰君子聽磬聲則思死封疆之臣傳曰疆場之事  
慎守其一而備其不虞故守戍邊圉之臣不可以不論焉  
趙興祥平州盧龍人六世祖思溫遼燕京留守封天水郡  
王父瑾遼靜江軍節度使興祥以父任閣門祗候謁告省  
親于白雪會遼季土賊據郡作亂興祥携母及弟妹奔燕  
京不能進乃自柳城涉砂磧夜視星斗而行僅達遼軍而  
不知遼主所向遂還柳城及婁室獲遼主興祥乃歸國從  
宗望伐宋爲六宅使天眷初累官同知宣徽院事母憂去  
官熙宗素聞興祥孝行及英悼太子受冊以本官起復護

視太子轉右宣徽使天德初改左宣徽使海陵嘗問興祥  
欲使子弟爲官當自言興祥辭謝海陵善之賜以玉帶詔  
曰汝官雖未至一品可佩此侍立爲濟南尹賜車馬金幣  
金銀器皿改絳陽軍節度使召爲太子少保封廣平郡王  
改封鉅鹿正隆初例奪王爵遷太子少傅封申國公起爲  
定武軍節度使海陵伐宋興祥二子從軍世宗即位海陵  
尚在淮南二子未得還興祥來見於平州世宗嘉其誠款  
以爲祕書監復爲左宣徽使上曰尚食庖人猥多徒費廩  
祿朕在藩邸時家務皆委執事者自即位以來事皆留心  
俸祿出於百姓不可妄費庖人可約量損減近臣獻琵琶



世宗却之謂興祥曰朕憂勞天下未嘗以聲技為心自今  
勿復有獻宜悉諭朕意有司奏南北邊事未息恐財用未  
給乞罷修神龍殿涼位工役上即日使興祥傳詔罷之  
之以其孫珣為閣門祇候十五年上幸安州春水召興祥  
赴萬春節上謁于良鄉賜銀五百兩感風眩賜醫藥未幾  
卒官

石抹榮字昌祖七世祖仕遼封順國王遼主奔天德榮父  
惕益挺身赴之是時榮方六歲母忽土持蒲携之流離道  
路宗室神谷得之納為次室榮就養於神谷家惕益既見  
遼主妾以軍事軍敗被執將殺之金源郡王銀术可白彼

忠於所事殺之何以勸後遂釋之後從伐宋卒於軍中榮  
年長事秦王宗翰居幕府天眷二年充護衛熙宗宴飲命  
昨王元與榮角力榮勝之連什力士六七十人熙宗親飲之  
酒賜以金幣遷宿直將軍天德初除開遠軍節度使入謝  
不覺泣下海陵問其故對曰老母在神谷家違去膝下是  
以感泣乃詔其母與之俱行仍賜錢萬貫改天德尹徙秦  
寧軍再除延安東平尹海陵南征為神果軍都總管留駐  
泗州以遏逋卒大定初還鎮東平與戶部尚書梁鈇按治  
山東盜賊二年以本官充山東東西大名等路都統有疾  
改太原尹徙益都尹丁母憂起復召為簽書樞密院事北

京東京留守陝西路統軍使南京西京留守榮與河南尹  
婁室陝州防禦使石抹靳家奴皆坐高賈賣私物抑賈買  
民物得罪靳家奴前為單州刺史廉察官行郡乃劫制民  
使作虛譽用是得遷同知太原尹復多取民利及為陝州  
尚書省奏其事法當解職削階上以靳家奴鼓虛聲以誑  
朝廷不可恕特詔除名榮與婁室削兩階解職久之榮除  
臨潢尹改臨洮尹卒年六十三

敬嗣暉字唐臣易州人登天眷二年進士第調懷安丞遷  
弘政令補尚書省令史有才辯海陵為宰相愛之及篡立  
擢起居注歷諫議大夫吏部侍郎左宣徽使貞元三年八

月尚食烹餅失宜庖官各杖二百嗣暉與同知宣徽院事  
烏居仁各杖有差久之拜參知政事正隆六年伐宋留張  
浩及嗣暉于南京治尚書省事世宗即位惡嗣暉巧佞御  
史大夫完顏元宜劾奏蕭玉嗣暉許霖等六人不可用嗣  
暉降通議大夫放歸田里嗣暉練習朝儀進止應對閑雅  
由是起為丹州刺史戒諭之曰卿為正隆執政阿順取容  
朕甚鄙之今當竭力奉職以洗前日之咎苟或不悛必罰  
無赦未幾丁母憂起復為左宣徽使世宗頗好道術謂嗣  
暉曰尚食官母於禁中殺羊豕朔望上七日有司毋奏刑  
名七年蒲察通除肇州防禦使上責其飾詐因顧嗣暉曰

如卿不可謂無才但純實不足耳久之有榜匿名書于通衢者稱海陵舊臣不得用者有怨望心將圖不軌上曰豈有是哉謂嗣暉曰正隆時卿為執政今指卿以為怨望朕極知其不然卿性明達能辨但頗自銜鈞衆人之譽所以致此媒孽後當改之大定十年將有事南郊廷議嗣暉在海陵時凡宗廟禘祫輒行太常事復拜參知政事詔以執政冠服攝太常禮成薨

晉曰趙興祥石林榮自拔流離艱阨中而克有所樹立固其識之過人亦其所遭際致然也迹世宗之却聲技減庖久仁愛若是而其下孰不興起哉

都總裁

千碩

李上達

曹聖之

大懷貞

盧孝儉

盧庸

李德

徒單克寧

本名香

碩字仲權甘陵人宋末試弓馬子弟碩中選調在陽

列傳第二十九

極知其不然卿性明敏能辨曲直自銜鈞衆人之譽所以  
致此媒孽後當改之大定十年將有事南郊廷議祠壇在  
海陵時凡宗廟禘祫輒行太常事復拜參知政事詔以  
政冠服攝太常禮成薨  
晉曰趙興祥石林榮自後流離艱阨中而克有所歸在國  
其識之過人亦其所遭際致然也述世宗之却聲技成  
久仁愛若是而其下孰不感德哉

列傳第三十

金史九十二

元開府儀同三司上柱國前中書右丞相監修國史

都總裁臣脫脫修

毛碩

李上達

曹望之

大懷貞

盧孝儉

盧庸

李偲

徒單克寧

本名習顯

毛碩字仲權甘陵人宋末試弓馬子弟碩中選調高陽關  
路安撫司準備差使尋辟河間尉再辟兵馬都監宗望軍  
至碩以本部迎降齊國建由淮東路第一副將擢知滑州  
劉麟伐宋充行營中軍統制軍馬天眷間歷汴京路山東

西路兵馬都監皇統元年權知拱州宋將張俊據亳州而  
柘城酒監房人傑叛以應俊碩發兵討之至柘城躬扣城  
門呼耆老以諭意縣人縛人傑以降碩徑入縣署召百姓  
慰安之衆皆感悅刻石紀其事四年真授拱州刺史元帥  
梁王宗弼承制超武義將軍改知曹州有書生投書于碩  
辭涉謗訕僚屬皆不能堪碩延之上座謝曰使碩常聞斯  
言庶乎寡過士論以故嘉之遷鄭州防禦使尋改通州天  
德二年充陝西路轉運使碩以陝右邊荒種藝不過麻粟  
蕎麥賦入甚薄市井交易惟川緡乾薑尙賈不通酒稅之  
耗減請視汴京燕京例給交鈔通行而輦會德順道路  
多險鹽引斤數太重請一引分作三四以從輕便朝廷皆  
從之秦州倉粟陳積而百姓有支移者止就本州折納其  
直公私便之改河東南路轉運使上言頃者定立商酒課  
不量土產厚薄戶口多寡及今昔物價之增耗一槩理責  
之故監官被繫失身破家折傭逃竄或為姦吏盜有實錢  
而以賒券輸官故河東有積負至四百餘萬貫公私苦之  
請自今禁約酒官不得折准賒貸惟許收用實錢則官民  
俱便至今行之秩滿除南京路都轉運使大定六年致仕  
卒于家碩文雅好事性謹飭每見古人行事有益於時者  
常書置座右以為莅官之戒云

李上達字達道曹州濟陰人在宋時以陰補官累東平府  
司戶參軍撻懶取東平上達給軍須號辦治齊國建為吏  
部員外郎攝戶部事劉豫行什一之法樂歲輸多歉歲寡  
取之蓋古人助法也收斂之時蓄積蓋藏民或不以實輸  
官官亦不肯盡信於是告訐起而獄訟繁公私苦之上達  
論其弊豫改定為五等之制齊國廢以河南與宋人上達  
隨地入宋宗弼復取河南上達為同知大名尹按察陝西  
河南是時關陝蒲解汝蔡民饑上達輒以便宜發倉粟賑  
百姓累遷知山東西路轉運使上達到官再期比舊增三  
十餘萬貫戶部以其法頒之鄰路上達長於吏事能治繁

劇猾吏不能欺所至稱之卒官年六十一

曹望之字景蕭其先臨潢人遼季移家宣德天會間以秀  
民子選充文直字學生年十四業成除西京教授為元帥  
府書令史補正令史轉行臺省令史錄教授資補修武校  
尉除右司都事吏部侍郎田穀素薄望之望之願文不肯  
納遂與蔡松年許霖構致黨獄改行臺吏部員外郎海陵  
為相嘗以書致其私望之不從天德元年調同知石州軍  
州事坐事免丁母憂久之除絳陽軍節度副使入為戶部  
員外郎詔買牛萬頭給按出虎八猛安徙居南京者望之  
主給之撤八反轉致甲仗八萬自洺州輸燕子城運米八

十萬斛由蔡水入淮饋伐宋諸軍期以一日望之如期集  
事進本部郎中特賜進士及第大定初討窩斡望之主軍  
食給與有節凡省糧三十萬石省剗草五十萬石帥府以  
捷入告議者欲遂罷轉輸望之以為元惡未誅不可弛備  
既而大軍追討果賴以濟以勞進一階兼同修國史請於  
大鹽澤設官權鹽聽民以米貿易民咸聚落可以固邊圉  
其利無窮從之其後凡貯米二十餘萬石及東北路歲饑  
賴以濟者不可勝數三年上曰自正隆兵興農桑失業猛  
安謀克屯田多不如法詔遣戶部侍郎魏子平大興少尹  
同知中都轉運事李滌禮部侍郎李愿工部郎中移刺道  
戶部員外郎完顏兀古出監察御史火谷阿里補及望之  
分道勸農廉問職官臧否望之還言之汰諸路胥吏可減  
其半詔胥吏如故於是始禁用貼書云遷本部侍郎領覆  
實繕修大內財用費用大省復以勞進階上召見諭勉之  
望之家奴袁一言涉妖妄大興府鞫治望之恐使戶部令  
史劉公輔問其事于大興少尹王全全具其事語公輔公  
輔以語望之御史臺劾奏劉公輔言泄獄情上曰妖妄之  
言交相傳說何也於是望之決杖一百王全杖八十劉公  
輔杖一百五十除名頃之運河堙塞世宗出郊見之問其  
故主者奏曰戶部不肯經畫歲久以致如此上責望之曰

有水運不濬治乃用陸運煩費民力罪在汝等其往治之  
尚書省奏當用夫役數萬人上曰方春耕作不可勞民以  
宮籍監戶及摘東宮諸王人從充役若不足即以五百里  
內軍大補之太宗實錄成監修國史紇石烈良弼賜金帶  
一重絲二十端同修國史張景仁劉仲淵望之皆賜銀幣  
有差望之嘆賞薄謂人曰栽花接木乃加爵命勤勞者不  
遷官無何張景仁遷翰林學士望之又曰止與他人便遣  
獨不及我哉世宗聞之出望之德州防禦使謂之曰汝爲  
人能幹而心不忠實朕前往安州春水人言汝無事君之  
義朕敕臣下有過即當諫爭汝但面從退則謗議此不忠

不孝也汝自五品起遷四品太宗皇帝實錄成優賜銀幣  
不思盡心竭力惟官賞是覬今出汝於外宜改心條慮不  
然則身亦莫保望之到德州有惠政百姓爲立生祠改同  
知西京留守事上書論便宜事其一論山東河北猛安謀  
克與百姓雜處民多失業陳蔡汝穎之間土廣人稀宜徙  
百姓以實其處復數年之賦以安輯之百姓亡命及避役  
軍中者閱實其人使還本貫或編近縣以爲客戶或留爲  
佃戶者亦籍其姓名州縣與猛安事干涉者無相黨匿庶  
幾軍民協和盜賊弭息其二論薦舉之法虛文無實宰相  
拔擢及其所識不及其所不識內外官所舉亦輒不用或



指以為朋黨遂不敢復舉宜令宰執歲舉三品二人御史大夫以下內外官終秩舉二人自此以下以品殺為差等終秩不舉者遇轉官勒不遷三品者削後任俸三月其舉者已改除吏部以類品第季而上之三品闕則於類第四品中補授四品五品以下視此為差其待以不次者宰執具才行功實以聞舉當否罪當如律廉介之士老於令幕無舉主者七考無賊私罪者准朝官三考勞叙吏部每季圖上外路職官姓名路為一圖大書賊汗者於其名下使知畏慎外任五品以上官改除令代之者具功過以聞年六十以上者終更赴調有司察其視聽精力老疾不堪登

務給以半祿罷遣其三論守邊將帥及沿邊州縣官漁剝軍民多興力役宜歲遣監察御史周行察之邊部有訟招討司無得輒遣白身人徵斷宜於省部有出身女直契丹人及縣令丞簿中擇廉能者因其風俗略定科條務為簡易徵斷羊馬入官籍數如邊部遇饑饉即以此賑給之招討及都監視事宜限邊部饋送駝馬招討司女直人戶或擷野菜以濟艱食而軍中舊籍馬死則一村均錢補買往徃鬻妻子賣耕牛以備之臣恐數年之後邊防困弊臨時賑濟費財十倍而無益早為之所則財用省而邊備實矣官給軍箭用盡則市以補之皆朽鈍不堪用可每歲給官

箭一分以補其闕邊民闕食給米地遠有重往往就倉賤  
賣而去可計口支錢則公私兩便陝西正副宜如猛安謀  
克用土人一負隊將亦宜參用土人久居其任增弓箭田  
復其賦役以廉吏為提舉舉察總管府以下官農隙校閱  
以嚴武備則太平之時有經略之制矣又論六鹽場用人  
宜令戶部公議辟舉論漕運先計河倉見在幾何通州容  
受幾何京師歲費幾何今近河州縣歲稅或六七萬石小  
民有入資之費富室收轉輸之利宜計實數以科稅入論  
民間私錢苦惡宜以官錢五百易私錢千期以一月易之  
過期以銷錢法坐之論州府力役錢物戶部頒印署白簿

使盡書之以俟審閱有畏避不書者坐之論工部營造調  
發妨民生業諸路射糧軍約量八數習武藝期以三年成  
以息調民書奏多見采納以本官行六部事於北邊召拜  
戶部尚書上數之曰汝前為侍郎以不忠外補頗能練習  
錢穀故任以尚書之重宜改前非以圖新効也是時戶部  
尚書高德基坐高估俸粟責詒世宗念望之各出納或懲  
德基也既出使人諭之曰勿以高德基下粟直要在平估  
而已十五年新宮成世宗幸新宮勅望之曰新宮中所須  
毋取于民間也有良民夫婦質身於東宮留守完顏毅英  
家期終而不遣尚書省下東京鞠治望之言毅英為留守

其同官必且阿徇不肯窮竟當移他州望之久習事有治錢穀名性剛愎頗沾沾自露希覲執政而刑部尚書梁肅自詳問宋國使還世宗嘗欲以爲執政久而未用亦頗銜耀求進世宗謂左丞相紇石烈良弼曰曹望之梁肅急於見知涉於躁進遂出梁肅爲濟南尹數年乃召拜參知政事而望之終於戶部尚書年五十六世宗惜其未及用賜錢三千貫勅使致祭賻銀五百兩重綵二十端絹二百匹以其子淵爲奉御澤爲筆硯承奉其後尚輦局舉出身人年六十餘可以臨事世宗曰豈爲此輩惜官邪但此輩專以盜取官錢爲謀生計不可用也由是欲更改監臨格式

以問戶部尚書劉瑋瑋恐監官謗已不肯實對世宗因思望之嘆曰不如望之之敢行也望之初不學及貴稍知讀書遂刻苦自致有詩集三十卷

大懷貞字子正遼陽人皇統五年除閤門祗候三遷東上閤門使丁母憂起復符寶郎累官右宣徽使正隆伐宋爲武勝軍都總管大定二年除洺州防禦使兼押軍萬戶改沂州再遷彰國安武軍節度使縣尉獲盜得一旗上圖亢宿詰之有謀叛狀株連幾萬人懷貞當以亂民之刑請誅其首亂者十八人餘皆釋之嘗以私忌飯僧數人就中一僧異常懷貞問曰汝何許人也對曰山西人復問曾爲盜

殺人不對曰無之後三日詰盜果引此僧皆服其明察改  
興中尹錦州富民蕭鶴壽塗中殺人匿府少尹家有司捕  
不得懷貞以計取之實於法改彰德軍節度使卒

盧孝儉宣德州人登天眷二年第調憲州軍事判官補尚  
書省令史累官太原少尹大定二年陝西用兵尚書省發  
本路稅粟赴平涼充軍實期甚嚴迫孝儉輒易以金帛馳  
至平涼用省而不失期并人稱之用廉進官二階遷同知  
廣寧尹廣寧大饑民多流亡失業乃借僧粟留其一歲之  
用使平其價市與貧民既以救民僧亦獲利累遷山東東  
路轉運使孝儉素褊躁與同僚王公謹失歡其子嘗私用

官帑孝儉不知也既而改河北西路轉運使公謹乃發其  
事孝儉聞被逐莫測所以行至草丘自縊死

盧庸字子憲涇州人太定二十八年進士調唐州軍  
事判官再調定平縣令庸治舊堰引涇水溉田民賴其利  
補尚書省令史除南京轉運副使改中都戶籍判官察廉  
遷禮部主事累官鳳翔治中太安三年徵陝西屯田軍衛  
中都以庸簽三司事主兵食至潞州放還屯田軍庸改乾  
州刺史入為吏部郎中至寧元年改陝西按察副使夏人  
犯邊庸繕治平涼城池積芻粟團結土兵為備十一月夏  
人掠鎮戎陷涇邠遂圍平涼庸矢盡募人取夏兵射城上

箭以濟急用出府庫賞有功者人樂為死平涼賴以完貞  
祐二年庸移書陝西行省僕散端大槩謂慶陽平涼德順  
陝西重地長安以西邠為院塞當重兵屯守詔賞平涼功  
庸進官四階遷按察轉運使三年詔諸道按察司講究防  
秋庸陳便宜曰自鄜延至積石雖多溝坂無長河大山為  
之屏蔽恃弓箭手以禦侮其人皆剛猛善鬪熟于地利夏  
人畏之向者徙屯他所夏人即時犯邊此近年深患也人  
情樂土且耕且戰緩急將自奮文曰防秋之際宜先清野  
又曰掌軍之官不宜臨時易代兵家所忌將非其人屢代  
何益無何有言庸老不勝任者即罷之未幾改定海軍節

度使山東亂不能赴按察司劾之當奪兩官審理官直之  
庸以病請求醫藥遂致仕興定三年卒

李偲字子友定州安喜人中天眷二年進士調遼山簿累  
官戶部主事丁母憂起復舊職除同知河東南路轉運使  
事大定初改同知中都路都轉運使事僕散忠義行省事  
於汴京奏偲幕府世宗曰李偲方治京畿漕事行省可他  
選也三年權知登聞檢院再遷戶部侍郎上曰戶部財用  
出入朕難其人卿非舊勞資叙尚淺勿以秩滿例升三品  
因循歲月若不自勉必不汝貸偲每朝會與高德基屏人  
私語上聞而怪之問右丞石瑄曰李偲果何如人瑄曰亦

幹事吏耳改同知北京留守沂州防禦使沂南邊郡戶部符借民閑田種禾取葉積備警急用度偲曰如此則農民失業具奏止之轉運司牒郡輸粟胸山調急夫數萬人是時久雨泥濘輓運不能前進偲見儲糧數可支半歲即具其事牒運司請緩期毋自困百姓先是邳縣街陌間聽民作廩舍取其儻直至是罷收儻直廩舍一切撤毀他郡奉承號令督百姓必盡撤去使街陌繩齊矢棘如初時然後止偲獨教民撤治前却不齊一者三五所使共道端正即已民徇贊曰毛碩李上達曹望之李偲之改陝西西路轉運使卒之流皆金之能吏也望之

惺惺然以求大用君子無取焉

徒單克寧本名習顯其先金源縣人徙居比古土之地後徙置猛安于山東遂占籍萊州父況者官至汾陽軍節度使克寧資質渾厚寡言笑善騎射有勇略通女直契丹字左丞相希尹克寧母舅熙宗問希尹表戚中誰可侍衛者希尹奏曰習顯可用以為符寶祗候是時悼后干政后弟裴滿忽土侮克寧克寧毆之明日忽土以告悼后后曰習顯剛直必汝之過也已而克護衛轉符寶即遷侍衛親軍馬步軍都指揮使改忠順軍節度使克寧娶宗幹女嘉祥縣主同母兄蒲甲判太宗正事海陵心忌之出為西京留

守構致其罪誅之因降克寧知滕陽軍歷宿州防禦使胡里改路節度使烏懶路兵馬都總管太定初詔克寧以本路兵會東京遷左翼都統詔與廣寧尹僕散渾坦同知廣寧尹完顏巖雅肇州防禦使唐括烏也從右副元帥完顏謀衍討契丹窩斡趨濟州謀衍用契丹降吏乂者計策襲賊輜重克寧與紇石烈志寧為殿與賊遇于長樂謀衍使伏兵于左翼之側賊二萬餘躡吾後又以騎四百餘突出左翼伏兵之間欲繞出陣後攻我克寧與善射二十餘人拒之衆曰賊衆我寡不若與伏兵合擊或與大軍相依可以萬全克寧曰不可若賊出陣後則前後夾擊我敗矣大

軍不可俟也於是奮擊賊乃却左翼萬戶襄與大軍合擊之賊遂敗追奔十餘里二年四月一日也越九日復追及賊于霧霖河左翼軍先與賊戰克寧以騎二千追掩十五里賊迫澗不得亟渡殺傷甚衆賊收軍返旆大軍尚未至克寧令軍士下馬射賊賊遂引而南是時窩斡已再北元帥謀衍利鹵掠駐師白樂世宗訝其持久遣問之謀衍曰賊騎壯我騎弱此少駐所以完養馬力也不然非益萬騎不可勝克寧奮然而言曰吾馬固不少但帥不得人耳其意常利虜掠賊至則引避賊去則緩隨之故賊常得善牧而我常拾其蹂踐之餘此吾馬所以弱也今誠能更置良

師雖不益兵可以有功不然騎雖十倍未見其利也朝廷知其議召還謀衍以平章政事僕散忠義兼都元帥師將發賊聲言乞降克寧曰賊初困蹙且無降意所以揚言者是欲緩吾師期也不若攻其未備賊若挫衄則其降必速如其不降乘其怠而急擊之可一戰而定也忠義以為然乃與克寧出中路遂敗賊兵于羅不魯之地賊奔七渡河負險為柵克寧覘知賊柵之背其勢可上乃潛師夜登俯射之大軍自下攻賊潰奔遁去契丹平克寧除太原尹未闕月宋吳璘侵陝右元帥左都監徒單合喜乞益兵遣克寧佩金牌駐軍平涼詔合喜曰朕遣克寧參議軍事此其

智勇足敵萬人不必益軍也克寧至下令安輯未幾民皆完聚治兵伐宋右丞相僕散忠義駐南京節制諸軍左副元帥紇石烈志寧經略邊事克寧改益都尹兼山東路兵馬都總管行軍都統四年元帥府欲遣左都監璋以兵四千由水路進詔曰可付都統徒單習顯仍益兵二千擇良將副之璋可經略山東於是克寧出軍楚泗之間與宋將魏勝相拒于楚州之十八里口魏勝取弊舟鑿其底貫以大木列植水中別以船載巨石貫以鐵鑊沉之水底以塞十八里口及淮渡舟路以步兵四萬人屯於淮渡南岸運河之間克寧使斜卯和尚選善游者沒水繫大繩植木上



數百人於岸上引繩曳一植木皆拔出之徹去沉船進至淮口宋兵來拒隔水矢石俱發斜卯和尚以竹編籬捍矢石復拔去植木沉船師遂入淮與宋兵奪渡口合戰數四猛安長壽先行薄岸水淺先率勁卒數人涉水登岸敗其津口兵五百人餘衆皆濟宋兵四百餘自清河口來鎮國上將軍蒲察阿剌合蕙以步兵百人禦之克寧自與扎也銀术可五騎先行六七里與戰銀术可先登奮擊敗之宋大兵整陣來拒克寧麾兵前戰自旦至午宋兵敗踰運河爲陣餘衆數千皆走入營中克寧使以火箭射其營舍盡焚踰河撤橋與其大軍相會隔水射之宋兵不能爲陣猛

安鈔兀以六十騎擊宋騎兵千餘不利少却克寧以猛安寨刺九十騎橫擊之宋兵大敗追至楚州射殺魏勝遂取楚州及淮陰縣是役也寨刺功居多是時宋屢遣使請和僕散忠義紇石列志寧約以世爲叔姪國割還海泗唐鄧四州宋人尚遷延有請及克寧取楚州宋人乃大懼一如約兵罷改大名尹歷河間東平尹召爲都點檢十一月從丞相志寧北伐還師十一月皇太子生日世宗置酒東宮賜克寧金帶明年遷樞密副使兼知大興府事改太子太保樞密副使如故拜平章政事封密國公克寧女嫁爲潘王永成妃得罪克寧不悅求致仕不許罷爲東京留守

明年上將復相克寧改南京留守兼河南統軍使遣使者諭之曰統軍使未嘗以留守兼之此朕意也可過京師入見克寧至京師復拜平章政事授世襲不扎土河猛安兼親管謀克世宗欲以制書親授克寧主者不知上意及克寧已受制上謂克寧曰此制朕欲親授與卿誤授之於外也又曰朕欲盡徙卿宗族在山東者居之近地卿族多官田少無以盡給之乃選其最親者徙之十九年拜右丞相徙封譚國公克寧辭曰臣無功不明國家大事更內外重任當自愧乞歸田里以盡餘年上曰朕念衆人之功無出卿右者卿慎言得大臣體毋復多讓克寧出朝上使徒單

懷忠諭之曰凡人醉時醒時處事不同卿今日親實慶會可一飲過今日可勿飲也克寧頓首謝曰陛下念臣及此臣之福也克寧爲相持正守大體至於簿書期會不屑屑然也世宗嘗曰習顯在樞密未嘗有過舉謂克寧曰宰相之職進賢爲上克寧謝曰臣愚幸得備位宰輔但不能明於知人以此爲恨耳二十一年左丞相守道爲尚書令克寧於左丞相徙封定國公懇求致仕上曰汝立功立事廼登相位朝廷是賴年雖及未可去也後三日與守道奏事俱跪而請曰臣等齒髮皆衰幸陛下賜以餘年上曰上相坐而論道不惟其官惟其人豈可屢改易之邪頃之克寧

改樞密使而難其代復以守道爲左丞相虛尚書令位者  
數年其重如此未幾以司徒兼樞密使二十二年詔賜今  
名二十三年克寧復以年老爲請上曰卿昔在政府勤勞  
夙夜除卿樞密使亦可以優逸矣朕念舊臣無幾人萬一  
邊隅有警選將帥授方略山川險要兵道軍謀舍卿誰可  
與共者勉爲朕留克寧乃不敢復言二十四年世宗幸上  
京皇太子守國詔左丞相守道與克寧俱留中都輔太子  
上謂克寧曰朕巡省之後萬一有事卿必躬親之母忽細  
微圖難於其易可也二十五年左丞相守道賜宴北部詔  
克寧行左丞相事是時世宗自上京還次天平山清暑皇

太子薨於京師諸王妃主入宮弔哭奴婢從入者多頗噎  
雜不嚴克寧遣出之身護宮門嚴飭殿廷宮門禁衛如法  
然後聽宗室外戚入臨從者有數謂東宮官屬曰主上巡  
幸未還宮闕太子不幸至于大故汝等此時能以死報國  
乎吾亦不敢愛吾生也辭色俱厲聞者肅然敬憚章宗時  
爲金源郡王哀毀過甚克寧諫曰哭泣常禮也郡王身居  
冢嗣豈以常禮而忘宗社之重乎召太子侍讀完顏匡曰  
爾侍太子日久親臣也郡王哀毀過甚爾當固諫謹視郡  
王勿去左右世宗在太平山皇太子訃至哀慟者屢矣聞  
克寧嚴飭宮衛謹護皇孫嘉其忠誠而愈重之九月世宗

還京師十一月克寧表請立金源郡王為皇太孫以係天下之望其略曰今宣孝皇太子陵寢已畢東宮虛位此社稷安危之事陛下明聖超越前古寧不察此事責果斷不可緩也緩之則起覬覦之心來讒佞之言讒佞之言起雖欲無疑得乎茲事深可畏大可慎而不畏不慎豈惟儲位久虛而骨肉之禍自此始矣臣愚不避危身之罪伏願亟立嫡孫金源郡王為皇太孫以釋天下之惑塞覬覦之端絕構禍之萌則宗廟獲安臣民蒙福臣備位宰相不敢不盡言惟陛下裁察踰月有詔起復皇孫金源郡王判大興尹封原王世宗諸子中趙王永中最長其母張玄徵女玄

徵子汝弼為尚書左丞二十六年世宗出汝弼為廣平尹於是左丞相守道致仕遂以克寧為太尉兼左丞相原王為右丞相因使克寧輔導之原王為丞相方四日世宗問之曰汝治事幾日矣對曰四日京尹與省事同乎對曰不同上笑曰京尹浩穰尚書省總大體所以不同也數日復謂原王曰宮中有四方地圖汝可觀之知遠近阨塞也世宗與宰相論錢幣上曰中外皆患錢少今京師積錢止五百萬貫除屯兵路分其他郡縣錢可運至京師克寧曰郡縣錢盡入京師民間錢益少矣若起運其半其半變折輕齎度幾錢貨流布也上嘉納之章宗雖封原王為丞相克

寧猶以未正太孫之位屢請於世宗世宗嘆曰克寧社稷之臣也十一月戊午宰相入見于香閣既退原王已出克寧率宰臣屏左右奏立太孫世宗許之庚申詔立原王右丞相為皇太孫明日徙單公弼尚息國公主納幣賜六品以上宴于慶和殿上謂諸王大臣曰太尉忠實明達漢之周勃也稱嘆再三克寧進酒上舉觴為之酬有詔給太尉餼三日明年正月復求解機務上曰卿遽求去邪豈朕用卿有未盡乎或因喜怒用刑賞乎其他宰相未有能如卿者宜勉留以輔朕卿若思念鄉土可以一往不必謝政事三月一日朕之生辰卿不必到從容至暑月還京師相見

四月克寧還朝入見上上問曰卿往鄉中百姓皆安業否克寧曰生業頗安然初起移至彼未能滋殖耳未幾以丞相監修國史上問史事奏曰臣聞古者人君不觀史願陛下勿觀上曰朕豈欲觀此深知史事不詳故問之耳初瀘溝河決久不能塞加封安平侯久之水復故道上曰鬼神雖不可窺測即獲感應如此克寧奏曰神之所佑者正也人事乖則弗享矣報應之來皆由人事上曰卿言是也世宗頗信神仙浮圖之事故克寧及之宋前主殂宋主遣使進遺留物上恠其禮物薄克寧曰此非常貢責之近於好利上曰卿言是也乃以其玉器五事玻璃器大小二十事

及茶器刀劍等還之二十八年十一月癸丑上幸克寧第  
初上欲以甲第賜克寧克寧固辭乃賜錢因其舊居宏大  
之畢工上臨幸賜金器錦繡重綵克寧亦有獻上飲懽甚  
解御衣以衣之詔書克寧像藏內府十二月乙亥世宗不  
豫甲申克寧率宰執入問起居上曰朕疾殆矣謂克寧曰  
皇太孫年雖弱冠生而明達卿等竭力輔之又曰尚書省  
政務權聽於皇太孫克寧奏曰陛下幸上京時宣孝太子  
守國許除六品以下官今可權行也上曰五品以下亦何  
不可乙酉詔皇太孫攝行政事注授五品以下官詔太孫  
與諸王大臣俱宿禁中克寧奏曰皇太孫與諸王宜別嫌

疑正名分宿止同處禮有未安詔太孫居慶和殿東廡丙  
戌詔克寧以太尉兼尚書令封延安郡王平章政事襄為  
右丞相右丞張汝霖為平章政事戊子詔克寧襄汝霖宿  
於內殿二十九年正月癸巳世宗崩于福安殿是日克寧  
等宣遺詔立皇太孫為皇帝是為章宗徙封為東平郡王  
詔克寧朝朔望朝日設坐殿上克寧固辭詔近臣勉諭克  
寧涕泣謝曰憐憫老臣幸免常朝豈敢當坐禮其後每朝  
必為克寧設坐克寧侍立益敬即位詔文凡除名開落官  
吏並量材錄用張汝霖奏直盜枉法不可恕克寧曰陛下  
初即位行非常之典賦吏誤沾恩宥其害小國之大信不

可失也章宗深然之無何進拜太傅兼尚書令賜尚衣玉帶乞致仕不許詔譯諸葛孔明傳賜之詔尚書省曰太傅年高旬休外四日一居休大事錄之細事不須親也賜金五百兩銀五千兩錢千萬重綵二百端絹二千匹尚書省奏猛安謀克願試進士者聽之上曰其應襲猛安謀克者學於大學可乎克寧曰承平日久今之猛安謀克其材武已不及前輩萬一有警使誰禦之習辭藝忘武備於國弗便上曰太傅言是也章宗初即位頗好辭章而疆場方有事故克寧言及之明昌二年克寧屬疾章宗往視之克寧頓首謝曰臣無似嘗蒙先帝任使陛下即位屬以上相今

臣老病將先犬馬填溝壑無以輔明主綏四方陛下念臣驚怯親枉車駕臨幸死有餘罪矣是日即榻前拜太師封淄王加賜甚厚是歲二月薨遺表其大槩言人君往往重君子而反踈之輕小人而終昵之願陛下慎終如始安不忘危而言不及私詔有司護喪事歸葬于萊州謚曰忠烈明昌五年配享世宗廟廷圖像衍慶宮大安元年改配享章宗廟廷

贊曰徒單克寧可謂大臣矣功高而身愈下位盛而心愈勞經曰在上不驕高而不危制節謹度滿而不溢所以長守富貴故曰忠信匪懈不施其功履盛滿而不忘德之上





從恪

宣宗王子

莊獻太子

玄齡

守純

獨吉思忠

承裕

僕散揆

抹撚史挖搭 宗浩

顯宗孝懿皇后生章宗昭聖皇后生宣宗諸姬田氏生鄆王琮瀛王瓌霍王從彝劉氏生瀛王從憲王氏生溫王玠鄆王琮本名承慶母田氏其後封裕陵克華琮儀觀豐偉機警清辯性寬厚好學世宗選進士之有名行者納坦謀嘉教之女直小字及漢字皆通習及長軀財好施無愠色

善吟詠不喜聞人過至千騎射繪塑之藝皆造精妙大定十八年封道國公二十六年加崇進章宗即位遷開府儀同三司封鄆王明昌元年授婆速路獲火羅合打世襲猛安留京師五年薨上輟朝親臨奠于殯所謚曰莊靖改莊惠

瀛王瓌本名桓篤鄆王琮之同母弟也重厚寡言內行修飭工詩精于騎射書藝女直大小字大定二十二年封崇國公二十六年加崇進章宗即位遷開府儀同三司封瀛王明昌三年薨勅葬事所須皆從官給命工部侍郎胥持國等典喪事比葬帝三臨奠哭之慟謚曰文敬其後帝謂

輔臣曰王性忠孝兄弟中最為善人故朕嘗令在左右温王雖幼亦佳不二旬俱逝良可哀悼

霍王從彝本名阿憐母田氏早卒温妃石抹氏養為已子天定二十五年封宿國公加崇進二十六年賜名璿章宗即位封沂王明昌元年諭省司曰豐鄆瀛沂四王府各賜奴婢七百人四年詔追封故魯王永功為趙王以從彝為趙王後承安元年為兵部尚書改封蔡四年除祕書監泰和五年賜今名八年封霍貞祐二年薨

瀛王從憲本名吾里不母劉氏後封裕陵茂儀大定二十六年賜名琦章宗即位加開府儀同三司封壽王承安元

年以郊祀恩進封英四年改封瀛泰和五年更賜今名六年授祕書監八年薨從憲風儀秀峙性寬厚善騎射待府僚以禮秩滿去者皆有贖帝尤愛重初以病聞即臨問之賜錢五百萬還宮詔府僚上其疾增損狀仍勅門司夜一鼓即奏比五更重言之及薨上哭之慟為輟朝臨奠者再諭旨判大睦親府事宛王永升曰瀛王家事叔宜規畫聞其二姬方孕若生子即以付之以右宣徽使移刺都護其喪葬斂以內庫之服其餘所須亦從官給謚曰敦懿

温王玠本名謀良虎母王氏後封裕陵婉儀玠幼穎秀性温厚好學大定二十九年章宗即位加開府儀同三司封

溫王明昌三年薨年十一訃聞上為輟朝親臨奠哭之謚曰悼敏

章宗欽懷皇后生絳王洪裕資明夫人林氏生荆王洪靖諸姬生榮王洪熙英王洪衍壽王洪輝元妃李氏生葛王忒隣

洪裕大定二十六年生是時顯宗薨逾年世宗深感及聞皇曾孫生喜甚滿三月宴于慶和殿賜曾孫金鼎金香合重綵二十端骨觀犀吐鶻玉山子兔兒垂頭一副名馬二匹章宗進玉雙駝鎮紙玉琵琶撥玉鳳鈎骨觀犀具佩刀衣服一襲世宗御酒歌歡之夜方罷二十八年十月丙寅

薨明昌三年追封絳王賜名

洪靖本名阿虎懶明昌三年正生而警秀上所鍾愛四年薨承安四年追封荆王賜名加開府儀同三司

洪熙本名訛魯不明昌三年生未彌月薨承安四年追封榮王賜名加開府儀同三司

洪衍本名撒改明昌四年生未幾薨承安四年追封英王賜名加開府儀同三司

洪輝本名訛論承安二年五月生彌月封壽王閏六月壬午病急風募能醫者加宣武將軍賜錢五百萬甲申疾愈印無量壽經一萬卷報謝衍慶宮作普天大醮七日無奏

刑名仍禁屠宰十月丁亥薨備禮葬

武隣泰和二年八月生上久無皇嗣祈禱于郊廟衍慶宮  
亳州太清宮至是喜其彌月將加封三等國號無愜上意  
者念世宗在位最久年最高初封葛王遂封為葛王十二  
月癸酉生滿百日放僧道度牒三千道設醮玄真觀宴于  
慶和殿百官用天壽節禮儀進酒稱賀三品以上進禮物  
泰和三年薨

衛紹王六子大定二十六年賜名猛安曰琚按出曰瑄按  
辰曰璟泰和七年詔按辰出繼鄭王永蹈後詔曰朕追惟  
鄭氏誤蹈非彝蔓蔓原野多歷歲年怛然軫懷有不能已

乃詔追復王爵備禮改葬今稽式古典命汝為鄭王後守  
其祭祀大安元年封子六人為王從恪胙王有任王鞏王  
餘弗傳是歲從恪為左丞相二年八月立從恪為皇太子  
至寧末胡沙虎殺衛王從恪兄弟皆廢居中都貞祐二年  
徙鄭州四年徙居南京天興元年崔立以從恪為梁王汴  
京破死焉

贊曰章宗晚年繼嗣不立遂屬意衛紹王衛紹歷年不永  
諸子凡禁錮二十餘年鎬厲工諸子禁錮四十餘年長女  
鰥男皆不得婚嫁天興初方弛其禁金亡祚後可知矣

莊獻太子名守忠宣宗長子也其母未詳說在王后傳胡

沙虎既廢衛王時上未至即迎守忠入居東宮貞祐元年  
閏九月甲申立為皇太子詔曰朕以眇躬嗣服景命念祖  
宗之遺統方夙夜以靡遑將上以承九廟之靈而下以係  
多方之望皇太子守忠性秉溫良地居長嫡以次第言之  
則宜升儲嗣以典禮質之則足愜群情其立為皇太子十  
月己未以鎮國上將軍太子少保阿魯罕為太子少師庚  
申上遣諭曰朕宮中每事裁減汝亦宜知時難斟酌樽節  
也又謂曰時方多艱每事當從貶損吾已放宮人百餘矣  
東宮無用者亦宜出之汝讀書人必能知此也二年四月  
宣宗遷汴留守中京七月召至汴三年正月薨上臨奠殯

所凡四次四月葬迎朔門外五里謚莊獻五月立其子鏐  
為皇太孫始二歲十二月薨四年正月賜謚冲懷太孫  
玄齡或曰莊獻太子母弟早卒未封爵或曰麗妃史氏所  
生

荆王守純本名盤都宣宗第二子也母曰真妃龐氏貞祐  
元年封濮王二年為殿前都點檢兼侍衛親軍都指揮使  
權都元帥上諭帥府曰濮王年幼公事殊未諳卿等母以  
朕子故不相規戒凡見將校令謙和接遇可也三年為樞  
密使四年拜平章政事興定元年授世襲東平府路三屯  
猛安三年以知管差除令史梁瓚誤書轉運副使張正倫

宣命奏乞治罪上曰令史有犯宰臣自當治之何必關朕  
耶是年三月進封英王時監察御史程震言其不法宣宗  
切責校司馬及大奴尤不法者數人四年九月守純欲發  
丞相高琪罪密召知案蒲鮮石魯刺令史蒲察胡魯自外  
郎王阿里謀之且屬令勿泄而石魯刺胡魯輒以告都事  
僕散奴夫不奴夫不白高琪及高琪伏誅守純劾三人者  
泄密事奴夫不處死除名石魯刺胡魯各杖七十勒停元  
光二年三月壬子上戒諭守純曰始吾以汝為相者庶幾  
相輔不至為人譏病耳汝乃惟飲酒耽樂公事漫不加省  
何耶吾常聞人言已過雖自省無之亦未敢容易去懷也

又曰吾所以責汝者但以崇飲不事事之故汝勿過慮遂  
至奪權今諸相皆老臣每事與之商略使無貽物議足矣  
是年十二月庚寅宣宗病喉痺危篤將夕守純趣入侍哀  
宗後至東華門已閉聞守純在宮分遣樞密院官及東宮  
親衛軍總領移刺蒲阿集軍二萬餘屯東華門外部署定  
扣門求見都點檢駙馬都尉徒單合住奏中官得旨領符  
鑰開門哀宗入宰相把胡魯已遣人止丞相高汝礪不聽  
入宮以護衛四人監守純於近侍局是夕宣宗崩明日哀  
宗即位正大元年正月進封荆王罷平章政事判睦親府  
封真妃龐氏為荆國太妃三月或告守純謀不軌下獄推

問慈聖宮皇太后有言於帝由是獲免詔在皇后傳守純  
三子長曰訛可封肅國公天興元年二月進封曹王出質  
於軍前次曰基封戴王次曰字德封鞏王天興初守純府  
第產肉芝一株高五寸許色紅鮮可愛既而枝葉津流濡  
地成血臭不可聞剝去復生者再夜則房榻間群狐號鳴  
秉燭逐捕則失所在未幾訛可出質哀宗遷歸德明年正  
月崔立亂四月癸巳守純及諸宗室皆死青城

贊曰詩云大難忱斯不易維王天位殷適使不挾四方信  
哉守忠立為太子未幾而薨其子鏗立又薨哀宗復之嗣  
豈非太平正大間國勢日蹙本支殆盡哀宗尚且踈忌骨  
肉非明惠之賢荆干幾不能免豈宗子維城之道哉

獨吉思忠本名千家奴明昌六年為行省都事忠遷同簽  
樞密院事承安三年除興平軍節度使改西北路招討使  
初大定間修築西北屯戍西自坦舌東至胡烈公幾六百  
里中間堡障工役促迫雖有墻隍無女墻副提思忠增繕  
用工七十五萬止用屯戍軍卒役不及民上嘉其勞賜詔  
獎諭曰直乾之維搃邊之要正資守備以靖翰藩垣壘弗  
完營屯未固卿督茲事役唯用戍兵民不知勞時非淹久  
已臻休畢仍底工堅賴爾忠勤辦茲心畫有嘉乃力式副  
予懷賜銀五百兩重幣十端入為簽樞密院事轉吏部尚

書拜參知政事泰和五年宋渝盟有端平章政事僕散揆  
宣撫河南揆奏宋人懦弱韓侂胄用事請遣使詰問上召  
大臣議左丞相崇浩曰宋久敗之國必不敢動思忠曰宋  
雖羈桎江表未嘗一日忘中國但力不足耳其後果如思  
忠策六年四月上召大臣議伐宋事大臣猶言無足慮者  
或曰鼠竊狗盜非用兵也思忠執前議曰不早爲之所彼  
將誤也上深然之七年正月元帥左監軍統石烈執中圍  
楚州久不能下宰臣奏請命大臣節制其軍及益兵攻之  
思忠請行上曰以執政將兵攻一小州克之亦不武乃用  
唐宰相宣慰諸軍故事以思忠充淮南宣慰使持空名宣

勅賞立功者詔大臣宿于祕書監各具奏帖以聞明日詔  
百官集議于廣仁殿問對者久之既而宋人來請和議遂  
寢頃之進拜尚書右丞大安初拜平章政事二年叅知  
政事承裕將兵屯邊方繕完烏沙堡思忠等不設備大元  
前兵奄至取烏月營思忠不能守乃退兵思忠坐解職衛  
紹王命參知政事承裕行省既而敗績于會河堡云  
承裕本名胡沙頗讀孫吳書以宗室子充符寶祇候除中  
都左警巡副使通括戶籍百姓稱其平遷殿中侍御史改  
右警巡使彰德軍節度副使刑部員外郎轉本部郎中歷  
會州惠州刺史遷同知臨潢府事改東北路招討副使以



病免起為西南招討副使泰和六年伐宋遷陝西路統軍副使俄改通遠軍節度使陝西兵馬都統副使與秦州防禦使完顏璘屯成紀界宋吳曦兵五萬由保岔姑蘇等谷襲秦州承裕璘以騎兵千餘人擊走之追奔四十里凡六戰宋兵大敗斬首四千餘級詔承裕曰昔乃祖乃父戮力戎旅汝年尚少善於其職故命汝與完顏璘同行出界昔汝自言得兵三萬足以辦事今以石抹仲温木虎高琪及青宜可與汝軍相合計可六萬斯亦足以辦矣仲温高琪兵道險阻汝兵道甚易也自秦州至仙人關纔四百里耳從長計畫以副朕意詔完顏璘曰汝向在北邊以幹勇見

稱頃以過失逮問有司近知與宋人奮戰故特赦免仍充副統如能佐承裕立功業朕於官賞豈復吝惜聞汝臨事頗點若復自速罪且不赦汝矣宋吳曦使其將馮興楊雄李珪以步騎八千入赤谷承裕璘及河州防禦使蒲察秉鉉逆擊破之宋步兵保西山騎兵走赤谷承裕遣部將唐括按答海率騎二百馳擊宋步兵甲士蒙括挺身先入乘之宋步兵大潰追奔至皂郊城斬二千餘級猛安把添奴追宋騎兵殺千餘人斬楊雄李珪于陣馮興僅以身免承裕進兵克成州八年罷兵遷河南東路統軍使兼知歸德府事俄改知臨潢府事賜金帶重幣十端銀百五十兩夫

安初召為御史中丞三年拜參知政事與平章政事獨吉  
思忠行省成邊烏沙堡之役不為備失利朝廷獨坐思忠  
詔承裕主其事八月大元大兵至野狐嶺承裕喪氣不敢  
拒戰退至宣平縣中土豪請以土兵為前鋒以行省兵為  
聲援承裕畏怯不敢用但問此去宣德間道而已土豪嗤  
之曰溪淵曲折我輩諳知之行省不知用地利力戰但謀  
走耳今敗矣其夜承裕率兵南行大元兵踵擊之明日至  
會河川承裕兵大潰承裕僅脫身走入宣德大元游兵入  
居庸關中都戒嚴識者謂金之亡決於是役衛紹王猶薄  
其罪除名而已崇慶元年起為陝西安撫使至寧元年遷  
度使卒

元帥右監軍兼咸平府路兵馬都總管與契丹留可戰敗  
績改同判大睦親府事遼東宣撫使貞祐初改臨海軍節  
度使卒  
贊曰曹劌有言一鼓作氣再而衰三而竭夫兵以氣為主  
會河堡之役獨吉思忠承裕沮喪不可復振金之亡國兆  
於此焉

僕散揆本名臨喜其先上京人左丞相兼都元帥沂國武  
莊公忠義之子也少以世胄選為近侍奉御大定十五年  
尚韓國大長公主擢器物局副使特授臨潢府路赫沙阿  
世襲猛安歷近侍局副使尚衣局使拱衛直副都指揮使

爲殿前左衛將軍罷職世宗諭之曰以汝宣獻皇后之親故令尚主置之宿衛謂當以忠孝自勵日者乃與外人竊議汝腹中事朕不能測其罷歸田里尋起爲灤州刺史改尋州入爲兵部侍郎大理卿刑部尚書章宗即位出爲泰定軍節度使改知臨洮府事以政蹟聞升河南路統軍使陝西提刑司舉揆剛直明斷獄無冤滯禁戢家人百姓莫識其面積石滌二州舊寇皆遁商旅得通於是進官一階仍詔褒諭明昌四年鄭王永蹈謀逆事覺揆坐嘗私品藻諸王獨稱永蹈性善靜好事乃免死除名未幾復五品階起爲同知崇義軍節度使事以戰功遷西北路副招討進

官七階賜金馬盃一銀二百兩重綵一十端復以戰功升西南路招討使兼天德軍節度使賜金五十兩重綵一十端復出禦邊嘗轉戰出塞七百里至赤胡覩地而還優詔褒諭遷一官仍許其子安貞尚邢國長公主且許揆入謝禮成歸鎮會韓國大長公主薨揆來赴上諭之曰北邊之事非卿不能辦乃賜戰馬二即日遣還揆公徵築壘穿塹連亘九百里營柵相望烽候相應人得恣田牧北邊遂寧復以手詔褒諭且欲大用以知興中府事紇石烈子仁代之勅盡以方略授子仁旣入拜參知政事改授中都路胡土愛割蠻世襲猛安進拜尚書右丞尋出經略邊事還拜

平章政事封濟國公泰和五年宋人渝盟以揆爲宣撫河  
南軍民使上諭之曰朕即位以來任宰相未有如卿之久  
者若非君臣道合一體同心何以及此先丞相亦嘗總師  
南邊効力先朝今復委卿諒無過舉朕非好大喜功務要  
寧靜內外宋人屈服無復可議若恬不改可整兵渡淮掃  
蕩江左以繼爾先公之功即以尚廐名馬玉束帶內府重  
綵及御藥賜之揆至汴蒐練將士軍聲大振會天壽節特  
遣其子安貞賜宴且命持白玉杯以飲揆及上秋獵所親  
獲鹿尾舌爲賜宋人服罪即罷宣撫使召揆還六年春宋  
人復數路來侵取泗州取靈壁圍壽春命揆爲右副元帥

以討之揆至軍前集諸將校告以朝廷弔伐之意分遣將  
士禦敵復取臨淮蘄縣而符離壽春之圍亦解去敵屢敗  
衄悉遁出境上即遣提點近侍局烏古論慶壽持手詔勞  
問征討事宜仍賜玉具劍一玉荷蓮盞一金器一百兩重  
綵一十端尋復以詔褒諭賜玉鞍勒馬二及玉具佩刀內  
府重綵御藥以旌其功宋人旣敗退上欲進討乃召揆赴  
闕戒以師期宴于慶和殿親諭之曰朕以趙擴背盟侵我  
疆場命卿措畫曾未期月諸處累報大捷振我國威挫彼  
賊鋒皆卿之力朕不能忘是日寵錫甚厚特收其次子寧  
壽爲奉御乃密授以成算俾還軍十一月揆總大軍南伐

分兵爲九路進揆以行省兵三萬出穎壘至淮宋人旅拒于水南揆密遣人測淮水惟八疊灘可涉即遣奧屯驤揚兵下蔡聲言欲渡宋帥何汝礪姚公佐悉銳師屯花營以備揆乃遣右翼都統完顏賽不先鋒都統納蘭邦烈潛渡八疊駐南岸揆麾大軍直壓其陣敵不虞我卒至皆潰走自相蹂踐死于水者不可勝計進奪穎口下安豐軍遂攻合肥取滁州盡獲其軍實上遣使諭之曰前得卿奏先鋒已奪穎口偏師又下安豐斬馘之數各必萬計近又西帥奏捷棗陽光化旣爲我有樊城鄧城亦自潰散又聞隨州闔城歸順山東之衆久圍楚州隴右之師剋期出界卿提

大兵攻合肥趙擴聞之料已破膽失其神守度彼之計之和爲上昔嘗畫三事付卿以今事勢計之徑渡長江亦其時矣淮南旣爲我有際江爲界理所宜然如使趙擴奉表稱臣歲增貢幣縛送賊魁還所俘掠一如所諭亦可罷兵卿宜廣爲渡江之勢使彼有必死之憂從其所請而縱之僅得餘息偷生豈敢復萌他慮卿於此時經營江北勞俸安集除其虐政橫賦以良吏撫字疲民以精兵分守要害雖未係趙擴之頸而朕前所畫三事上功已成矣前入見時已嘗議定今復諄諄者欲決卿成功爾機會難遇卿其勉之旣而宋帥丘定果奉書乞和揆以前五事諭而遣之

復進軍圍和州敵以騎萬五千駐六合揆傾知之即以右翼掩擊斬首八千級進屯于瓦梁河以控真揚諸路之衝乃整列軍騎畢張旗幟沿江上下皆金兵焉於是江表震恐宋真州兵數萬保河橋復遣統軍紇石烈子仁往攻之分軍涉淺潛出敵後敵見之大驚不戰而潰斬首二萬餘級生擒其帥劉佺常思敬蕭從德莫子容皆宋驍將也遂下真州宋復遣陳璧來告和揆以乞辭未誠徒欲緩師卻之宋人既喪敗不獲請成乃決巨勝成公雷塘渚積水以為阻盡焚其廬舍儲積過江遁去揆以方春地濕不可久留且欲休養士馬遂振旅而還次下蔡遇疾詔遣宣徽使

李仁惠及其子寧壽引大醫診視仍遣中使撫問泰和七年二月薨訃聞上哀悼之輟朝遣使迎喪殯于都城之北百官會弔車駕臨奠哭之賻銀一千五百兩重幣五十端綃五百疋其葬祭物皆從官給謚曰武肅揆體剛內和與物無忤臨民有惠政其為將也軍門鎮靜賞罰必行初渡淮即命徹去浮梁所至皆因糧于敵無餽運之勞未嘗輕用士卒而與之同甘苦人亦樂為之用故南征北伐為一代名將云

抹撚史圪搭臨潢路人也其先以功授世襲謀克史圪搭幼襲爵守邊有勞泰和六年南鄙用兵授同知蔡州防禦

使專五月宋將李爽圍壽州田俊邁陷蘄縣平章政事僕散揆謂諸將曰符離彭城齊魯之蔽符離不守是無彭城彭城陷則齊魯危矣乃遣安國軍節度副使納蘭邦烈與史挖搭以精騎三千戍宿州俊邁果率步騎二萬來襲邦烈史挖搭逆擊大破之邦烈中流矢郭倬李汝翼以衆五萬繼至遂圍城攻之甚力城中叢射敵不能逼會淫雨潦溢敵露處勞倦邦烈遣騎二百潛出敵後突擊之敵亂史挖搭率騎蹂之殺傷數千人敵復聞援軍將至遂夜遁邦烈史挖搭躡其後黎明合擊大破之獲田俊邁十月揆以行省兵三萬出穎壽史挖搭爲驍騎將中軍副統克安豐軍戰霍丘花壓功居多十二月從攻和州中流矢卒史挖搭形不過中人而拳勇善鬪所用槍長二丈軍中號爲長槍副統又工用手箭箭長不盈握每用百數散置鎧中遇敵抽箭以鞭揮之或以指鉗取飛擲數矢齊發無不中敵以爲神其箭皆以智創雖子弟亦不能傳其法在北鄙守厭山營敵尤畏之不敢近及死將士皆惋惜之

內族宗浩字師孟本名老昭祖四世孫太保兼都元帥漢國公昂之子也貞元中爲海陵庶人入殿小底世宗即位遼陽昂遣宗浩馳賀世宗見之喜命充符寶祗候大定二年冬昂以都元帥置幕山東宗浩領萬戶從行仍授山東

東路兵馬都總管判官丁父憂起復承襲因閔幹魯渾猛  
安授河南府判官以母喪解服閔授同知陝州防禦使事  
察廉能第一等進官一階陞同知彰化軍節度使事累遷  
同簽樞密院事改曷蘇館節度使世宗謂宰臣曰宗浩有  
才幹可及者無幾二十三年徵為大理卿踰年授山東路  
統軍使兼知益都府事陞辭世宗諭之曰卿年尚少以卿  
近屬有治迹故以此授卿宜體朕意因賜金帶遣之二十  
六年為賜宋主趙昚生日使還授刑部尚書俄拜參知政  
事章宗即位出為北京留守三轉同判大睦親府事北方  
有警命宗浩佩金虎符駐泰州便宜從事朝廷發上京等

路軍萬人以戍宗浩以糧儲未備且度敵未敢動遂分其  
軍就食隆肇間是冬果無警北部廣吉刺者尤桀驁屢脅  
諸部入塞宗浩請乘其春暮馬弱擊之時阻鞞亦叛內族  
襄行省事于北京詔議其事襄以謂若攻破廣吉刺則阻  
鞞無東顧憂不若留之以牽其勢宗浩奏國家以堂堂之  
勢不能掃滅小部顧欲藉彼為捍乎臣請先破廣吉刺然  
後提兵北滅阻鞞章再上從之詔諭宗浩曰將征北部固  
卿之誠更宜加意毋致後悔宗浩覘知合底忻與婆速火  
等相結廣吉刺之勢必分彼既畏我見討而復掣肘仇敵  
則理必求降可呼致也因遣主簿撒領軍二百為先鋒戒



之曰若廣吉刺降可就徵其兵以圖合底忻仍偵餘部所在速使來報大軍當進與汝擊破之必矣合底忻者與山只昆皆北方別部恃強中立無所羈屬往來阻蹶廣吉刺間連歲擾邊皆二部爲之也撒入敵境廣吉刺果降遂徵其兵萬四千騎馳報以待宗浩北進命人齎三十日糧報撒會于移米河共擊敵而所遣人誤入婆速火部由是東軍失期宗浩前軍至忒里葛山只昆所統石魯渾灘兩部擊走之斬首千二百級俘生口車畜甚衆進至呼歇水敵勢大蹙於是合底忻部長白古帶山只昆部長胡必刺及婆速火所遣和火者皆乞降宗浩承詔諭而釋之胡

必刺因言所部必列土近在移米河不肯偕降乞討之乃移軍趨移米與迪列土遇擊之斬首三百級赴水死者十四五獲牛羊萬二千車帳稱是合底忻等恐大軍至西渡移米棄輜重遁去撒與廣吉利部長忒里虎追躡及之於宓里不水縱擊大破之婆速火九部斬首溺水死者四千五百餘人獲駝馬牛羊不可勝計軍還婆速火乞內屬并請置吏上優詔褒諭遷光祿大夫以所獲馬六千置牧以處之明年宴賜東北部尋拜樞密使封榮國公初朝廷置東北路招討司泰州去境三百里每敵入比出兵追襲敵已遁去至是宗浩奏徙之金山以據要害設副招討二員

分置左右由是敵不敢犯會中都山東河北屯駐軍人地  
土不贍官田多為民所冒占命宗浩行省事詣諸道括籍  
凡得地三十餘萬頃還坐以倡女自隨為憲司所糾出知  
真定府事徙西京留守復為樞密使進拜尚書右丞相超  
授崇進時懲北邊不寧議築壕壘以備守戍廷臣多異同  
平章政事張萬公力言其不可宗浩獨謂便乃命宗浩行  
省事以督其役功畢上賜詔褒賚甚厚撒里部長陁括里  
入塞宗浩以兵追躡與僕散揆軍合擊之殺獲甚眾敵遁  
去詔徵還入見優詔獎諭躡還儀同三司賜玉束帶一合  
器百兩重幣二十端進拜左丞相宋人畔盟王師南伐會

平章政事揆病乃命宗浩兼都元帥往督討宗浩馳至  
汴大張兵勢親赴襄隄巡師而還宋人大懼乃命樞密  
院事張巖以書乞和宗浩以辭旨未順却之仍諭以稱臣  
割地縛送元謀姦臣等事巖復遣方信孺齎其主趙擴誓  
藁來且言擴併發三使以賀天壽節及通謝仍報其祖母  
謝氏殂致書于都元帥宗浩曰方信孺還遠貽報翰及所  
承鈞旨仰見以生靈休息為重曲示包容矜軫之意聞命  
踊躍私竊自喜即具奏聞備述大金皇帝天覆地載之仁  
與都元帥海涵春育之德旋奉上帝亟遣信使通謝宸庭  
仍先令信孺再請行省以請定議區區之愚實恃高明必

蒙洞照重布本末幸垂聽而兵端之開雖本朝失于輕信然痛罪姦臣之蔽欺亦不為不早自去歲五月編窳鄧友龍六月又誅蘇師旦等是時大國尚未嘗一出兵也本朝即捐已得之泗州諸軍屯于境外者盡令徹戍而南悔艾之誠于茲可見惟是名分之以明今昔事殊本朝自皇帝本無佳兵之意况關繫至重又豈臣子之所敢言江外之地特為屏蔽僅知來諭何以為國大朝所當念察至于首事人鄧友龍等誤國之罪固無所逃若使執縛以送是本朝不得自致其罰于臣下所有歲幣前書已增太定所減之數此存上國初何足以為重輕特假藉于以見謝過之實儻

上國諒此至情物之多寡必不深計矧惟兵興以來連歲剝殘賦入屢蠲若又重取于民豈基元元無窮之困竊計大朝亦必有所不忍也於通謝禮幣之外別致微誠庶幾以此易彼其歸投之人皆雀鼠偷生一時竄匿往往不知存亡本朝既無所用豈以去不為意當隆興時固有大朝名族貴將南來者洎和議之定亦嘗約各不取索况茲瑣瑣誠何足云儻大朝必欲追求尚容拘刷至如泗州等處驅掠人悉當護送歸業夫締新好者不念舊惡成大功者不較小利欲望力賜開陳增棄前過闊略他事玉帛交馳歡好如初海內寧謐長無甯兵之事功烈昭宣德澤洋溢

鼎彝所紀方冊所載垂之世豈有既乎重惟大金皇帝  
誕節將臨禮當修習兼之十國多故又言合遣人使接續  
津發已具公移企望取接以異鑒其至再至三有加無已  
之誠亟踐請盟之諾即底于成感戴恩德永永無極誓書  
副本慮往復遷延就以錄主初信孺之來自以和議遂成  
輒自稱通謝使所參議官大定中宋人乞和以王抃為通  
問使所參議官信孺援以為例宗浩怒其輕妄囚之以聞  
朝廷亦以其為行人而不能享兩國之情將留之遣使問  
宗浩宗浩曰今信孺事既未集自知還必得罪拘之適使  
他日有以藉口不若數其怵易而釋遣之使歸自窮無辭

以白其國人則擴佞胄必擇謹厚者來矣於是遣之而復  
張巖書曰方信孺重以書來詳味其辭於請和之意雖若  
婉遜而所畫之事猶未悉從惟言當還泗州等驅掠而已  
至於責貢幣則欲以舊數為增追叛亡則欲以橫恩為例  
而稱臣割地縛送姦臣三事則並飾虛說弗肯如約豈以  
為朝廷過求有不可從將度德量力足以背城借一與我  
軍角一日勝負者哉既不能強又不能弱不深思熟慮以  
計將來之利害徒以不情之語形于尺牘而勤郵傳何也  
兵者凶器佳之不祥然聖人不得已而用之故三皇五帝  
所不能免夫豈不以生靈為念蓋犯順負義有不可恕者

乃者彼國犯盟侵我疆場帥府奉命征討雖未及出師姑以逐處戍兵隨宜捍禦所向摧破莫之敢當執俘折馘不可勝計餘衆震懾靡然奔潰是以所侵疆土旋即底平爰及泗州亦不勞而復今乃自謂指其已得歛軍徹戍以為悔過之効是豈誠實之言據陝西宣撫司申報今夏宋人犯邊者十餘次並為我軍擊退梟斬捕獲蓋以億計夫以悔艾罪咎移書往來丐和之間乃暗遣賊徒突我守圍冀乘其不虞以徼倖毫末然則所為來請和者理安在哉其言名分之諭今昔事殊者蓋與大定之事固殊矣本朝之於宋國恩深德厚莫可殫述皇統謝章可槩見也至于世

宗皇帝俯就和好三十年間恩澤之溼夫豈可忘江表舊臣于我大定之初以失在正隆致南服不定故特施大惠易為姪國以鎮撫之今以小犯大曲在於彼既以絕大定之好則復舊稱臣於理為宜若為非臣子所敢言在皇統時何故敢言而今獨不敢是又誠然乎哉又謂江外之地將為屏蔽割之則無以為國夫藩籬之固當守信義如不務此雖長江之險亦不可恃區區兩淮之地何足屏蔽而為國哉昔江左六朝之時淮南屢嘗屬中國矣至後周顯德間南唐李景獻廬舒斬黃畫江為界是亦皆能為國既有如此故實則割地之事亦奚不可自我師出疆所下州

軍縣鎮已爲我有未下者即當割而獻之今方信孺齎到  
誓書乃云疆界並依大國呈統彼之隆興年已畫爲定若  
是則既不言割彼之地又翻欲得我之已有者豈理也哉  
又來書云通謝禮幣之外別備錢一百萬貫折金銀各三  
萬兩專以塞再增幣之責又云歲幣添五萬兩足其言無  
可准况和議未定輒前具載約擬爲誓書又直報通謝等  
三番人使其自專如是豈恊禮體此方信孺以求成自任  
臆度上國謂如此徃徃則事必可集輕瀆誑給理不可容  
尋具奏聞欽奉聖訓昔宣靖之際棄信背盟我師問罪嘗  
割二鎮以乞和今旣無故興兵蔑棄信誓雖盡獻江淮之

地猶不足以自贖况彼國嘗自言叔父姪子與君臣父子  
略不相遠如能依舊稱臣即許以江淮之間取中爲界如  
欲世爲子國即當盡割淮南直以大江爲界陝西邊面並  
以大軍已占爲定據元謀姦臣必使縛送緣彼懇欲自致  
其罰可令函首以獻外歲幣雖添五萬兩足止是復皇統  
舊額而已安得爲增可令更添五萬兩足以表悔謝之實  
向汴陽乞和時嘗進賞軍之物金五百萬兩銀五千萬表  
段裏絹各一百萬牛馬騾各一萬駝一千書五監今即江  
表一隅之地與昔不同特加矜憫止令量輸銀一千萬兩  
以充犒軍之用方信孺言語反覆不足取信如李大性朱

致和李壁吳瑄輩似乎忠實可遣詣軍前稟議據方信孺  
詭詐之罪過於胡昉然自古兵交使人容在其間姑放令  
回報伏遇主上聖德寬裕光大天覆地容包荒宥罪其可  
不欽承以仰副仁恩之厚儻猶有所稽違則和好之事勿  
復冀也夫宋國之安危存亡將繫于此更期審慮無貽後  
悔泰和七年九月薨于汴其後宋人竟請以叔爲伯增歲  
幣備犒軍銀函姦臣韓侂胄蘇師旦首以獻而乞盟焉計  
聞上震悼輟朝命其子宿直將軍天下奴奔赴喪所仍命  
葬畢持繪像至都將親臨奠以南京副留守張巖叟爲勅  
祭兼發引使莒州刺史女奚列孛葛速爲勅葬使仍攜軍

前武士及旗鼓笛角各五十人外隨行親屬官自親軍送  
至葬所賻贈甚厚謚曰通敏

贊曰金自宗弼渡江而還旣而盡淮爲界厥後海陵嗚衆  
舉兵國用虛耗上下離心內難先作故世宗之初章宗之  
末有事于南皆非得已而詳問之使每先發焉侂胄狂謀  
誤國動非其時取敗宜也揆宗浩雖師出輒捷而行成之  
使不拒其來儀幣書辭抑揚增損之際有可藉口即許其  
平矣亟首之事宋人亦欲因是以自除其禍耳雖然揆宗  
浩常勝之家史屹搭驍勇之將三人相繼而死和議亦成  
天意蓋已休息南北之人歟

朝朝甚早益曰匪懈

前左士女戴遠苗苗各五十入校訓口歸置言自陳通

列傳第三十二

金史九十四

元開府儀同三司上柱國前中書右丞相監修國史

都總裁臣脫脫修

夾谷清臣

內族襄

夾谷衡

完顏安國

瑤里孛迭

夾谷清臣本名阿不沙胡里改路桓篤人也姿狀雄偉善

騎射皇統八年襲祖駁達猛安大定元年聞世宗即位率

本部軍六千赴中都會之以功遷昭武大將軍從右副元

帥紇石烈志寧為管押萬戶接應左都監完顏思敬逐窩

斡餘黨敗之柔遠至抹拔里達悉獲之賊平遷鎮國上將



軍知賴順軍事會宋兵二萬襲陷汝州殺刺史烏古孫麻  
發及漢軍二千河南統軍宗正遣萬戶李木魯定方與清  
臣等領騎兵四千往擊之宋人棄城遁遂復汝州三年五  
月從志寧復取宿州宋將李世輔大敗遁去志寧復遣清  
臣等以兵追襲又敗之捷聞授宿州防禦使移博州改西  
北路招討都監遷烏古十壘部族節度使十二年授右副  
都點檢遷左副都點檢出為陝西路統軍使兼知京兆府  
事朝辭賜以金帶歲馬仍諭之曰卿典禁兵日侍左右勤  
勞又矣故以是授卿宜益思勉二十六年改西京留守閱  
三歲遷樞密副使明昌元年初議出師以本職充東北路

兵馬都統制使既一而詔止之俄以其女為昭儀眷倚益重  
二年拜尚書左丞以之進平章政事封芮國公賜同本朝  
人四年遷右丞相監修國史時議簽軍戍邊上問漢人與  
夏人孰勇清臣曰漢人勇上曰昔元昊擾邊宋終不能制  
何也清臣曰宋馭軍法不可得知今西南路人殊勝彼也  
未幾遷崇進改封戴一日上謂宰臣曰人有以八陣圖來  
上者其圖果何如朕嘗觀宋白所集武經然其載攻守之  
法亦多難行清臣曰兵書皆定法難以應變本朝行兵之  
術惟用正奇二軍臨敵制變以正為奇以奇為正故無往  
不克上曰自古用兵亦不出奇正二法耳且學古兵法如

學奕暮未能自得於心而欲用舊陣勢以接敵亦已踈矣  
尋上表丐開不許固請乃賜告省親諭之曰聞卿母老欲  
令歸省故特給假五十日馳驛以往至彼可爲一月留也  
五年二月上御凝和殿清臣省親還謁上上問卿母健否  
其壽幾何相別幾年矣清臣對曰臣母年八十三矣別十  
年幸頗強健上曰何不來此曰急於家務故不欲離耳上  
曰老人多如是所謂血氣既衰戒之在得也復謂清臣胡  
里改路風俗何如對曰視舊則稍知禮貌而勇勁不及矣  
因言西南西北等路軍人其閑習弓矢亦非復曩時六年  
遷儀同三司進拜左丞相改封密受命出師行尚書省事

於臨潢府清臣遣人偵知虛實以輕騎八千令宣徽使移  
刺敏爲都統左衛將軍充招討使完顏安國爲左右翼分  
領前隊自選精兵一萬以當後隊進至合勒河前隊敏等  
於栲栳灤攻營十四下之回迎大軍屬部斜出掩其所獲  
羊馬資物以歸清臣遣人責其賤罰北阻鞞由此叛去大  
侵掠上遣責清臣命右丞相襄代之承安五年降授橫海  
軍節度使兼滄州管内觀察使初上諭宰臣曰清臣舊有  
勞效罪狀未甚明若降授應須告致仕耳初擬知廣寧府  
上曰姑與滄州旣而又曰與則與之第恐有人言也尋復  
致仕泰和二年薨年七十子么查刺襲猛安初議征討清

臣主其事既而領軍出征雖屢獲捷而貪小利遂致北邊不寧者數歲天下尤之

丞相襄本名唵昭祖五世孫也祖什古廼從太祖平遼以功授上京世襲猛安歷東京留守父阿魯帶皇統初北伐有功拜參知政事襄幼有志節善騎射多勇略年十八襲世爵大定初契丹叛從左副元帥謀衍以本部兵討賊戰于肇州之長樂襄先登塵擊于中流矢裹創以戰氣愈厲七戰皆勝謀衍握其手曰今日之捷皆公力也賊走渡霧巖河追及之所駐地多草賊乘風縱火襄亦縱火立空地以竦戰十餘合賊益困襄謂謀衍曰今不乘此平殄後將

有悔謀衍然之襄率衆搏戰大敗之俘獲萬計會朝廷遣平章政事僕散忠義代謀衍將襄復從忠義追賊至梟嶺西之陷泉及之率右翼身先奮擊賊大潰人馬相蹂而死陷泉幾平賊酋窩斡僅與數十騎遁去卒就擒論功為第一有司擬淄州刺史詔特授亳州防禦使時年二十三宋人犯南鄙襄為潁壽都統率甲士二千人渡潁水敗敵兵五千復潁州生擒宋帥楊思次濠州宋將郭太尉退保橫澗山襄攻之伏弩射中其膝督攻愈急拔之獲郭太尉既而趨滁州襄為先鋒將至清流關得宋偵者知敵欲三道夜出掩我不備左副元帥紇石烈志寧問計襄曰今兵少

地隘儻不得闢敵至我無所據必先取之曰我與若孰往  
襄曰元帥國家大臣詎宜輕勅襄當為公往取志寧躡之  
襄率騎二千分二道一由衝路自以千兵間道潛登既近  
敵始覺襄攻克之據其關志寧履行戰地顧謂曰克敵於  
不可勝之地真天下英傑也及宋乞盟班師召為拱衛直  
都指揮使改殿前右衛將軍轉左衛出為東北路招討都  
監遷速頻路節度使移曷懶路兵馬都總管左丞相志寧  
疾甚世宗臨問之志寧薦襄知勇兼濟有經世才他人莫  
及異時任用殆勝于臣即召授殿前左副都點檢為宋三  
日使宋方祈免親接國書襄至宋人屢來議皆折之迄成

禮而還授陝西路統軍使賜之尚服廐馬鞍勒佩刀改河  
南統軍使入為吏部尚書轉都點檢賜錢千萬世宗謂宰  
執曰襄為人甚蘊藉非直日亦入宮相視畫諸事事有所付  
乃退其公勤如此若襄之才豈多得哉擢御史大夫踰月  
拜尚書右丞諭之曰卿在河南經制邊事甚有統紀及在  
吏部至為點檢尤奉公守法朕甚嘉之近長憲臺亦以剛  
直聞是用委以政機其益勉之未幾進拜左丞襄在外任  
治有異効至是朝廷以褒賞廉吏詔天下列其名以示獎  
勵二十三年進拜平章政事封肅國公世宗以金源郡王  
世嫡皇孫將加王爵詔擇國號襄曰為天下大計必先正

其本原者本也請封原從之故事諸部族節度使及其僚屬多用弘人而頗有私縱不法者議改用諸色人襄曰北邊雖無事恒須經略之若杜此門其後有勞績何以處之請如舊他日議及古有監軍之事襄曰漢唐初無監軍將得專任故戰必勝攻必克及叔世始以內臣監其軍動為所制故多敗而少功若將得其人監軍誠不必置並嘉納之詔受北部進貢使還世宗問邊事具圖以進因上羈縻屬部鎮服大石之策詔悉行之進拜右丞相徙封戴世宗不豫與太尉徒單克寧平章政事張汝霖宿內殿同受顧命章宗初即政議罷僧道奴婢太尉克寧奏曰此蓋成俗

日久若遽更之於人情不安陛下如惡其數多宜嚴立格法以防濫度則自少矣襄曰出家之人安用僕隸乞不問從初如何所得悉放為良若寺觀物力元係奴婢之數推定者並合除免詔從襄言由是二稅戶多為良者明昌元年同知棣州防禦使膏上封事歷詆宰執太傅克寧奏膏所言襄預知之於是詔膏還本猛安而襄出知平陽府事移知鳳翔歷西京留守召授同判大睦親府事進樞密使復拜右丞相改封任時左丞相夾谷清臣北禦邊措畫事方屬邊事急命襄代將其衆佩金牌便宜從事臨宴慰勞賜以貂裘安山細鎧及戰馬二時胡足紇亦叛嘯取北京

臨潢之間襄至遣人招之即降遂屯臨潢頃之出師大鹽  
灤復遣右衛將軍完顏克進軍幹魯速城欲屯守俟隙進  
兵繪圖以聞議者異同即召面論厚賜遣還未幾遣西北  
路招討使完顏安國等趨多泉子密詔進討乃命支軍出  
東道襄由西道而東軍至龍駒河為阻鞞所圍三日不得  
出求援甚急或請俟諸軍集乃發襄曰我軍被圍數日馳  
救之猶恐不及豈可後時即鳴鼓夜發或請先遣人報圍  
中使知援至襄曰所遣者儻為敵得使知我兵寡而糧在  
後則吾事敗矣乃益疾馳遲明距敵近眾請少憩襄曰吾  
所以乘夜疾馳者欲掩其不備爾彼則不及嚮晨壓敵突

擊之圍中將士亦鼓譟出大戰獲輿帳牛羊眾皆奔幹里  
札河遣安國追躡之眾散走會大雨凍死者十八九降其  
部長遂勒勲九峯石壁捷聞上遣使厚賜以勞之別詔許  
便宜賞賚士卒九月赴闕拜左丞相監修國史封常山郡  
王宴慶和殿上親舉酒飲解所服玉貝佩刀以賜俾即服  
之十月阻鞞復叛襄出屯北京會群牧契丹德壽陞鎖等  
據信州叛偽建元曰身聖眾號數十萬遠近震駭襄閑暇  
如平日人心乃安初襄之出鎮也至石門鎮密謂僚屬曰  
北部犯塞奚足慮第恐女人乘隙而動北京近地軍少當  
預為之備即遣官發上京等軍六千至是果得其用臨潢

總管烏古論道遠咸平總管蒲察守純分道進討擒德壽  
等送京師契丹之亂廷臣議罷郊祀又欲改用正月上辛  
上遣使問之對曰郊為重禮且先期詔天下又藩國已報  
表賀今若中罷何以副四方傾望之意若改用正月上辛  
乃祈穀之禮非郊見上帝之本意也大禮不可輕廢請決  
行之臣乞於祀前滅賊既而賊破果如所料郊禮成進封  
南陽郡王始討契丹自龍虎衛上將軍節度使以下許承  
制授之襄以為賞罰之柄非人臣所預不敢奉詔賊平請  
委近臣諭旨將士使知上恩乃遣李仁惠持宣三十勅百  
五十視功給之方德壽之叛諸亂亦剽略為民患襄慮其

與之合乃移諸亂居之近京地撫慰之或曰亂人與北俗  
無異今置內地或生變柰何襄笑曰亂雖雜類亦我之邊  
民若撫以恩焉能無感我在此必不敢動後果無患尋詔  
參知政事裔代領其軍入見賜錢五十萬明年以內艱免  
翌日起復視事時議以契丹戶之驅奴尚衆乞盡鬻以散  
其黨襄以為非便奏請量存口數餘悉官贖為良上納之  
北部復叛裔戰失律復命襄為左副元帥蒞師尋拜樞密  
使兼平章政事屯北京民方艱食乃減價出糶倉粟以濟  
之或以兵食方闕為言襄曰烏有民足而兵不足者卒行  
之民皆悅服時議此討襄奏遣同判大睦親府事宗浩出

軍泰州又請左丞衡於撫州行樞密院出軍西北路以邀阻蹶而自帥兵出臨潢上從其策賜內庫物即軍中用之其後斜出部族詣撫州降上專使問襄襄以為受之便賜寶劔詔度宜窮討乃令士自贍糧以省輓運進屯於沔移刺烈烏滿掃等山以逼之因請就用步卒穿壕築障起臨潢左界北京路以為阻塞言者多異同詔問方略襄曰今茲之費雖百萬貫然功一成則邊防固而成兵可減半歲省三百萬貫且寬民轉輸之力實為永利詔可襄親督視之軍民並役又募饑民以傭師事五旬而畢於是西北西南路亦治塞如所請無何泰州軍與敵接戰宗浩督其後

殺獲過半諸部相率送款襄納之自是北陲遂定襄還臨潢減屯兵四萬馬二萬疋上以信符召還遣近臣慰勞于途既至復撫問于第入獻邊機十事皆為施行仍厚賜之復拜左丞相初襄至自軍上諭宰臣曰樞密使襄築立邊堡完固古來立一城一邑尚有賞賚即欲拜三公三公非賞功官如左丞相亦非賞功者雖然可特授之遣左司郎中阿勒根阿海降詔褒諭四年正月進拜司空領左丞相如故襄重厚寡言務以鎮靜守法每掾有所稟必問曰諸相云何掾對某相如是某相如是襄曰從某議其事無有異者識者謂襄誠得相體時上頗更定制度初置提刑司



又議設清閑職位如宋朝宮觀使以待年高致仕之官襄  
言年老致仕朝廷養以俸廩恩禮至渥老不爲退復有省  
會之法所以抑貪冒長廉節若擬別設恐涉于濫又言省  
事不如省官今提刑官吏多無益於治徒亂有司事議者  
以謂斯乃外臺不宜罷臣恐混淆之辭徒煩聖聽且憲臺  
所掌者察官吏非違正下民冤枉亦無提點刑獄舉薦之  
權若已設難以遽更其採訪廉能不宜隸本司宜令監察  
御史歲終體究仍不時選官廉訪上皆聽納俄乞致仕不  
許時方旱命有司祈雨襄及平章政事張萬公參政僕散  
揆等上表待罪上召翰林學士左懷英草罪已詔仍慰諭

襄等視事泰和元年春承命馳禱于亳州太清宮及后土  
方嶽以其世封遠特改授河間府路筭術海猛安明年皇  
子生襄復自請報謝既祀嵩嶽還次芝田之府店遂以疾  
薨年六十三訃聞輟朝遣使祭于路葬禮依太師淄王克  
寧謚曰武昭命張行簡銘其碑襄明敏才武過人上親待  
之厚故所至有功其駐軍臨潢也有以僞書遺西京留守  
徒單鑑欲構以罪書聞上以書還畀襄其明信如此旣而  
果獲爲僞書者在政府二十年明練故事簡重能斷器局  
尤寬大待掾吏盡禮用人各得所長爲當世名將相大安  
間配享章宗廟庭

夾谷衡本名阿里不山東西路三土猛安益打把謀克人也大定十三年初設女直進士舉衡中第四人補東平府教授調范陽簿選充國史院編修官改應奉翰林文字世宗嘗謂宰臣曰女直進士中才傑之士蓋亦難得如徒單鑑夾谷衡尼虎古鑑皆有用材也遷修起居注章宗立為侍御史轉右司員外郎敷奏稱旨升左司郎中明昌二年擢御史中丞未幾拜參知政事三年八月以病表乞致仕詔撫慰不許衡久在告承詔始出上見其羸瘠復賜告一月四年詔賜今名諭之曰朕選大臣俾參機務必資謀畫協贊治平其或得失晦而未形利害膠而未決正須識見

純直方能去取合公比來議事之臣鮮有一定之論蓋以內無所守故臨事而惑致有中失朕將何賴卿忠實公方審其是則執而不回見其非則去而能果度其事勢有若權衡汝之所長衡實似之可賜名衡古者命名將以責實汝先有實可謂稱名行之克終乃副朕意參知政事胥持國言區種法衡曰若苟有利古已行之且用功多而所種少復恐荒廢土田徒勞民無益也進尚書右丞舊制文歷隨朝職任者得奉使江表衡未使而拜執政特賜錢六千貫六年遷尚書左丞尋出行省于撫州泊還入朝聞父憂去上亟召回起復本職承安二年出為上京留守尋改樞

密副使行院規畫邊事三年以修完封界賜詔褒諭四年正月就拜平章政事封英國公薨年五十一上聞之惻然為輟朝命官致祭賻贈有加遣使勅葬謚曰貞獻

完顏安國字正臣本名闍母其先占籍上京世有戰功祖斜婆授西南路世襲合札謀克安國沉雅有謀畫尤善騎射正隆元年從軍為謀克常以少擊衆大定中為常山簿轉虹縣令會王府新建選克虞王府掾再遷儀鸞局副使明昌元年改本局使會大石部長省乞修歲貢者朝廷許其請詔安國往使之至則率衆遠迓至帳望闕羅拜執禮無情容時北阻鞞迫近塞垣隣部欲立功以誇雄上國議

邀安國俱行討之安國以未奉詔為辭強之不可或以危言怵之安國曰大丈夫豈以生死易節暴骨邊庭不猶愈於病死牖下衆壯其言餽贐如禮既還以奉使稱旨升武衛軍都指揮使出為東北路副招討未赴改西北路副招討六年左丞相夾谷清臣出兵以安國為先鋒都統適臨潢泰州屬部叛安國先討定之以功遷本路招討使兼威遠軍節度使承安元年大鹽澤之戰殺獲其衆詔賜金幣既而右丞相襄總大軍進安國為兩路都統大捷於多泉子襄遣安國追敵僉言糧道不繼不可行也安國曰人得一羊可食十餘日不如驅羊以襲之便遂從其計安國統

所部萬人疾驅以薄之降其部長捷聞進官四級遷左翼  
都統承安二年以營邊堡功召簽樞密院事賜虎符還邊  
得以便宜從事時並塞諸部降諭使輸貢如初進拜樞密  
副使泰和元年特授世襲西南路延晏河猛安兼合札謀  
克帝幸慶寧宮命安國嚴飭邊備奏西南路邊戍私竄者  
乞招誘以安人心上是其言三年以疾致仕封道國公四  
年起復前職卒上聞之輟朝勅有司葬以執政禮贈特進  
安國在軍旅幾十五年號令嚴明指麾卒伍如左右手又  
善伺知敵人虛實及山川險易戰必身先士卒故所向輒  
克諸部入貢安國能一一呼其祖先弟姪名字以戒諭之

諸部皆震悚甚為隣國所畏服

瑤里孛迭北京路窟白猛安陀羅山謀克人也以軍功歷  
海濱令遷徐王府授以稱職再任御史臺察廉升同知震  
武軍節度使事明昌初為唐州刺史尋授西北路招討副  
使未幾改東北路六年正月北邊有警聚兵圍慶州急孛  
迭率本路軍往救敵解去州竟無患承安元年丞相襄北  
伐孛迭為先鋒副統進軍至龍駒河受圍會襄引大軍至  
得解後授鎮寧軍節度使以六群牧人叛改寧昌軍孛迭  
為都統領步騎萬次懿州敵數萬來逆戰兵勢甚張孛迭  
親陷陣奪其鑿擊却之身中二創捷聞遷一官承安二年

紅軍千餘出沒剽掠錦愨間字迭進敗之後獲所掠悉還  
本戶三年從同判大睦親府事宗浩爲左翼都統戰移密  
河勝戰骨堡子西殺獲甚衆五年授知廣寧府事俄改東  
北路招討使以捍邊有功賜詔褒諭三遷爲崇義軍節度  
使泰和六年卒訃聞遣官致祭賜銀五百兩贈余紫光祿  
大夫字迭勇決善戰自幼以軍功顯任兵鎮十餘年所向  
克捷凡再遷官賜金幣甚爲上倚注云

贊曰易師之初六師出以律否臧凶蓋初爲師之始出師  
之道當慎其始清臣首議出師遽以貪小利敗襄雖賢竭  
力而後勝其任衛安國字迭之功又亞於襄者也然而兵  
連禍結以終金世故兵無常勝制勝在勢勢制兵者強兵  
制勢者亡迹襄之開築壕塹以自固其猶元魏北齊之長  
城歟金之勢可知矣勢屈而兵勝亡國之道也金以兵始  
亦以兵終嗚呼用兵之始可不慎歟可不慎歟

遼東州王

史惠

嘉靖

卷之四

四

列傳第三十三

金史九十五

元開府儀同三司上柱國前中書右丞相監修國史  
都總裁臣脫脫修

移剌履

張萬公

蒲察通

粘割斡特刺

程輝

劉瑋

董師中

王尉

馬惠迪

馬琪

楊伯通

尼龐古鑑

移剌履字履道遼東丹王突欲七世孫也父手魯早亡聿  
魯之族兄與平軍節度使德元無子以履為後方五歲晚  
卧廡下見微雲往來天際忽謂乳母曰此所謂卧看青天

行白雲者耶德元聞之驚曰是子當以文學名世及長博學多藝善屬文初舉進士惡搜檢煩瑣去之陰補為承奉班祇候國史院書寫世宗方興儒術詔譯經史擢國史院編修官兼筆硯直長一日世宗召問曰朕比讀貞觀政要見魏徵嘉謀忠節良可稱歎近世何故無如徵者履曰忠嘉之士何代無之但上之人用與不用耳世宗曰卿不見劉仲晦張汝震耶朕超用二人者以嘗居諫職屢有忠言故也安得謂之不用第人材難得耳履曰臣未聞其諫也且海陵杜塞言路天下緘口習以成風願陛下懲艾前事開諫諍之門天下幸甚初議以時務策設女直進士科禮

部以所學不同未可槩稱進士詔復定其事乃上議曰進士之科起于隋大業中始試以策唐初因之高宗時雜以箴銘賦詩至文宗始專用賦且進士之初本專試策今女直諸生以試策稱進士又何疑焉世宗大悅事遂施行十五年授應奉翰林文字兼前職俄遷修撰二十年詔提控衍慶宮書功臣像過期降應奉踰年復為修撰轉尚書禮部員外郎章宗為金源郡王喜讀春秋左氏傳聞履博洽召質所疑履曰左氏多權詐駁而不純尚書孟子皆聖賢純全之道願留意焉王嘉納之二十六年進本部郎中兼同修國史翰林修撰表進宋司馬光古文孝經持解曰臣

竊觀近世皆以兵刑財賦為急而光獨以此進其君有天  
下者取其辭施諸宇內則元元受賜俄以疾乞補外世宗  
曰履多病可與便州遂授薊州刺史無幾召為翰林待制  
同修國史明年擢尚書禮部侍郎兼翰林直學士世宗崩  
遺詔移梓宮壽安宮章宗詔百官議皆謂當如遺詔履獨  
曰非禮也天子七月而葬同軌畢至其可使萬國之臣朝  
大行於離宮乎上曰朕日夜思之捨正殿而奠於別宮情  
有所不忍且於禮未安遂殯於永安殿二十九年三月進  
禮部尚書兼翰林直學士賜大定三年孟崇獻榜下進士  
及第七月拜參知政事提控刊修遼史明昌元年進尚書

右丞初河溢曹州帝明曰春秋二百四十二年不言河決  
何也履曰春秋止是魯史所以鮮及他國事二年六月薨  
年六十一是日履所生也謚曰文獻履秀峙通悟精曆筭  
書繪事先是舊大明曆舛誤履上乙未曆以金受命于乙  
未也世服其善初德元未有子以履為後既而生子震德  
元歿盡推家貲與之其自禮部兼直學士為執政乃舉前  
代光院故事以錢五十萬送學士院學者坐之

張萬公字良輔東平東阿人也幼聰悟喜讀書父彌學夢  
至一室榜曰張萬相公讀書堂已而萬公生因以名焉登  
正隆二年進士第調新鄭簿以憂去服闋除費縣簿大定



四年為東京辰祿鹽副使課增遷長山令時王寇未平三  
旦至城下者幾萬人萬公答陣諭以鄉里親舊意眾感悟  
相率而去邑人賴之為立生祠久之補尚書省令史擢河  
北西路轉運司都勾判官改大理評事就陞司直四遷侍  
御史尚書右司員外郎丞相徒單克寧嘗謂曰後代我者  
必汝也俄授郎中敷奏明敏世宗嘉之謂侍臣曰張萬公  
純直人也尋遷刑部侍郎章宗即位初置九路提刑司選  
為南京路提刑使以治最遷御史中丞會北邊屢有警上  
命樞密使夾谷清臣發兵擊之萬公言勞民非便詔百官  
議於尚書省遂罷兵尋為彰國軍節度使明昌二年知大

興府事拜參知政事踰年以母老乞就養詔不許且告省  
親還上問山東河北粟貴賤今春苗稼萬公具以實對上  
謂宰臣曰隨處雖得雨尚未霑足柰何萬公進口自陛下  
即位以來興利除害凡益國便民之事聖心孜孜無不舉  
行至於旱災皆由臣等若依漢典故皆當免官上曰卿等  
何罪殆朕所行有不逮者對曰天道雖遠實與人事相通  
唯聖人言行可以動天地昔成湯引六事自責周宣遇災  
而懼側身修行莫不修飾人事方今宜崇節儉不急之務  
無名之費可俱罷去上曰災異不可專言天道蓋必先盡  
人事耳故孟子謂王無罪歲左丞完顏守貞曰陛下引咎

自責社稷之福也上由是以萬公所言下詔罪已進士李  
邦乂者上封事因論世俗侈靡譏涉先朝有司議言者罪  
上謂宰臣曰昔唐張玄素以桀紂比文皇今若方我為桀  
紂亦不之罪至於世宗功德豈容譏毀顧問萬公曰卿謂  
何如萬公曰譏斥先朝固當治罪然舊無此法今宜定立  
使人知之乃命免邦乂罪惟殿三舉其奏對詳敏多類此  
四年復申前請授知東平府事諭之曰卿在政府非不稱  
職以卿母老乞侍養特畀鄉郡以遂孝養朕心所屬不汝  
忘也萬公謝且捧書言曰臣狂妄有一言欲今日以聞會  
受除未及耳夫內外之職受愛責如一畎畝之臣猶不忘君

芻蕘之言明主所擇伏望聖聰省察上嘉納之六年改知  
河中府時軍興調發叢劇悉為寬假使民力易辦人為繪  
像於薰風樓又建去思堂移鎮濟南以母憂去職卒哭詔  
起復拜平章政事躡遷資善大夫封壽國公時李淑妃有  
寵用事帝意惑之欲立為后大臣多不可御史姬端修上  
書論之帝怒御史大夫張暉削一官侍御史路鐸削兩官  
端修杖七十以贖論淑妃竟進封元妃又大兵雖罷而邊  
事方殷連歲旱暵災異數見又多變更制度民以為弗便  
而不改之紛紛無定萬公素沉厚深謹務安靜少事以為  
治與同列議多不合然頗嫌畏不敢犯顏強諫須帝有問

然後審畫利害而質言之帝雖從而弗行也萬公於是兩上表以哀病白開詔諭曰近卿言數事朕未嘗行乃朕之過憚年未老而遽告病今特賜告兩月復起視事初明昌間有司建議自西南西北路沿臨潢達秦州開築壕塹以備大兵役者三萬人連年未就御史臺言所開旋為風沙所平無益於禦侮而徒勞民上因旱災問萬公所由致萬公對以勞民之久恐傷和氣宜從御史臺所言罷之為便後丞相襄師還卒為開築民甚苦之主兵者又言比歲征伐軍多敗衄蓋屯田地寡無以養贍至有不免饑寒者故無鬪志願括民田之冒稅者分給之則戰士氣自信矣朝

臣議已定萬公獨上書言其不可者五大略以為軍旅之後瘡痍未復百姓拊摩之不暇何可重擾一也通檢未久田有定籍括之必不能盡適足以增猾吏之敝長告訐之風二也浮費侈用不可勝計推之以養軍可歛不及民而無待於奪民之田三也兵士失於選擇強弱不別而使同田共食振厲者無以盡其力疲劣者得以容其姦四也奪民而與軍得軍心而失天下心其禍有不可勝言者五也必不得已乞以冒地之已括者召民蒔之以所入贍軍則軍有坐獲之利而民無被奪之怨矣皆不報一日奏事上謂萬公曰卿昨言天久陰悔亦由人君用人邪正不分君

子當在內小人當在外甚有理也然孰謂小人萬公奏張  
燁田標張嘉貞等雖有才幹無德可稱上即命三人補外  
泰和元年連章請老不許遷榮祿大夫賜其子進士及第  
明年章再上有旨得非卿有所言朕有不從者乎或同列  
情見不一而多違卿意邪不然何求去如是之數也萬公  
謝無他第以病言三年正月章再上不允加銀青光祿大  
夫三月歷舉朝臣有名者以自代求去甚力上知其不能  
留諭曰朕初即位擢卿執政繼遷相位以卿先朝舊人練  
習典故朕甚重之且年雖高而精力未衰故以機務相勞  
焉卿屢求退去故勉從之甚非朕意也加金紫光祿大夫

致仕六年南鄙用兵上以山東重地須大臣鎮撫之先任  
完顏守貞卒於是特起萬公知濟南府山東路安撫使山  
東連歲旱蝗沂密萊莒濰五州尤甚萬公慮民饑盜起當  
預備賑濟時兵興國用不給萬公乃上言乞將僧道度牒  
師德號觀院名額并鹽引付山東行部於五州給賣納粟  
易換又言督責有司禁戢盜賊之方上皆從之宋人請和  
復乞致仕許之加崇進仍給平章政事俸之半泰和七年  
薨命依宰臣故事燒飯賻塋贈儀同三司謚曰文貞萬公  
淳厚剛正門無雜賓典章文物多所裁正上嘗與司空襄  
言秋山之樂意將有事於春蒐也顧視萬公萬公曰動何

如靜上改容而止輔政八年其所薦引多廉讓之士焉大安元年配享章宗廟庭

蒲察通本名蒲魯渾中都路胡上愛割蠻猛安八也熙宗選護衛見通名以筆識之通以父老懇乞就養衆訝之曰得充侍衛終身榮貴今乃辭過人遠矣朝廷義而從之後因會葬宋王宗望於房山以門閥加昭信校尉授頓舍改御院通進海陵伐宋隆州諸軍尤精銳付通總之兵壓淮令通率騎二百先濟覘敵及舟中敵兵躍出通按兵直前傍有舞樂來刺者回身射之應弦而斃諸軍併擊敗之海陵召見喜形於色曰兵事定汝勿憂爵賞至揚州通營別

屯是夜海陵遇弒有來止者通欲執而殺之續聞其言哀悶仆地衆掖而起徑入慈門哭之軍還入見世宗顧謂近臣曰朕素知是人幼嘗從游性溫厚有識慮又精騎射授尚廐局副使又諭近臣曰常令見朕欲問以事而考其言朕將用之窩斡反命通佩金符詣軍前督戰賊破以功授世襲謀克奚人亂承詔繼往涖軍遷本局使以母喪免起為殿前右衛將軍兼領閑廐尋命其子蒲速烈尚衛國公主出為肇州防禦使賜以金仍諭以補外之意因戒敕之語在世宗紀中尋擢蒲與路節度使移鎮歸德軍遷西南路招討入知大興府事除殿前都點檢初大理卿闕世宗

欲令通為之問宰臣對曰通點檢器也上曰點檢繁冗無由顯其能通明敏才幹正掌法之官又曰通之機識崇尹不及也大定十七年拜尚書右丞轉左丞詔議推排猛安謀克事大臣皆以為止驗見在產業定貧富依舊科差為便通言必須通括各謀克人戶物力多寡則貧富自分貧富分則版籍定如有緩急驗籍科差富者不得隱貧者不重困與一例科差者大不侔矣上是通言謂宰臣曰議事當如通之盡心也閱三歲進平章政事封任國公世宗將幸上京以通朝廷舊人命為上京留守先往鎮撫之二十年除知真定府事世宗曰朕復欲相卿惜卿老矣故以

此授卿仍賜錢千貫未幾改知真定府事移鳳翔致仕明昌四年上諭宰臣曰通先朝重臣年雖高而未有命知廣寧府事累表請老復以開府儀同三司致仕承安三年薨諭旨於其弟曰舊制致仕宰相無祭塋禮通舊臣懿戚故特命勅祭及塋初通在政府舉太子率府完顏守貞監察御史裔俱可大用其後皆為名臣世多其知人云

粘割幹特刺蓋州別里實猛安奚屈謀克人也貞元初以習女直字試補戶部令史轉尚書省令史大定七年遷授吏部主事歷右補闕修起居注九年河南路統軍使宗叙以宋人欲啓兵釁上言求入見世宗遣幹特刺就問之仍

究其實至汴問宗叙及召凡嘗言邊事者詰之皆無狀還  
報世宗喜曰朕固知妄也授左司員外郎十年以夏國發  
兵築祁安城及襲殺喬家族首領結什角又謀者言夏與  
宋人通謀犯邊詔大理卿李昌圖與幹特刺往按其事夏  
人報言結什角以兵犯夏境故殺之祁安城本上國所賜  
舊積石地發兵修築以備他盜耳又察知宋夏無交通狀  
及喬家族民戶懇令結什角姪趙師古為首領具以聞世  
宗甚悅轉右將軍賜衣馬車牛弓矢鎧仗十二年為夏國  
三日使還授右司郎中遷右副都點檢久之出為河南路  
監賜金帶及具裝馬十七年授昌武軍節度使兼

領前職明年入為刑部尚書拜參知政事世宗嘗諭平章  
政事唐括安禮曰朕思為治之道考擇人材最為難事其  
餘常務各有程式非此比也如幹特刺所舉者頗稱朕意  
時右三部檢法蒙括蠻都告幹特刺與招討哲典朋黨乞  
付刑部詰問世宗曰若哲典免死則可謂朋黨今已伏誅  
乃誣謗耳又謂宰臣曰朕素知此人極有識慮貌雖柔而  
心甚剛直所行不率易也二十二年委提控代州阜通監  
召見諭之曰朕自任卿以來悉卿材幹故擢為執政卿亦  
體朕待遇之意能勉盡所職凡謀議奏對多副朕心莫倚  
上有宰相而自嫌外蓋舊人年老新人未苦經練是以委

責於卿但有所見悉心以言勿持嫌以為不知也二十三  
年進尚書右丞兼樞密副使表乞解一職詔許解樞密世  
宗以猛安謀克拋留土田青宰臣曰此事皆卿輩所當陳  
奉乃俟朕言而後行蓋卿輩以為細務非天子所親朕嘗  
思之獄訟簿書有幹特刺在餘事卿輩略不介意朕亦安  
能置而不問邪俄坐事削一階令視事如故二十六年轉  
尚書左丞世宗謂曰朕昨與宰臣議可授執政者卿不在  
焉今阿魯罕年老幹魯也多病吾欲用宗浩何如幹特刺  
奏曰彼二人者恐不得力宗浩能可任遂用宗浩又  
謂曰朕於天下事無不用宗浩如草創特幹特刺曰自古

人君始勤終怠者多矣有始有終惟聖人能之上曰唐太  
宗至明之主也然魏徵諫以十事謂其不能有終是則有  
終始者實為難矣二十八年為上京留守賜通犀帶及射  
往馬一明昌二年致仕承安初有事北方朝廷欲得舊臣  
任之乃起為東京留守遣監察御史完顏綱諭旨曰知汝  
精神尚健故復用也明年改上京留守又諭之曰上京祖  
先基業之地卿馳驛之任到彼便宜行事邊事稍息即召  
卿還二年九月還朝拜平章政事封芮國公在位數月薨  
年六十九計聞上傷悼久之遣官致祭賻贈銀千二百五  
十兩重幣四十五端絹四百五十疋錢二千貫謚曰成肅



幹特刺性溫厚醞藉嘗為丞相紇石烈良弼所薦後世宗  
謂宰臣曰良弼善知人如幹特刺輩其才真可用也在相  
位半餘年甚見寵遇唯奏定五品官子與外路司吏同試  
部令史及令隨朝吏真得試國史院書寫世宗以為非云  
程輝字日新蔚州靈仙人也皇統二年擢進士第由尚書  
省令史升左司都事久之為南京路轉運使以宮殿火降  
授磁州刺史有吳僧者殺州人張善友而取其妻輝督捕  
之命張母以長錐刺僧與其妻無完膚以死改陝西東路  
轉運使再遷戶部尚書大定二十三年拜參知政事世宗  
諭之曰卿年雖老猶可宣力事有當言毋或隱默卿其勉

之一日輝侍朝世宗曰人嘗謂卿言語荒唐今遇事輒言  
過於王蔚顧謂宰臣曰卿等以為何如皆曰輝議政可否  
略無隱情輝對曰臣年老耳聾第患聽聞不審或失奏對  
苟有所聞敢不盡心舊廟祭用牛世宗晚年欲以他牲易  
之輝奏曰凡祭用牛者以牲之最重故號太牢語曰犁牛  
之子騂且角雖欲勿用山川其舍諸古禮不可廢也二十  
四年世宗幸上京尚書省奏來歲正旦外國朝賀事世宗  
曰上京地遠天寒朕甚憫人使勞苦欲即南京受宋書何  
如輝對曰外國使來必面見天子今半途受書異時宋人  
託事效之何以辭為世宗曰朕以誠實彼若相詐朕自有

處置耳輝以為不可於是議權免一年會有司市麵不時  
酬直世宗怒監察不舉劾杖責之以問輝輝對曰監察君  
之耳目所犯罪輕不贖而杖亦一時之怒也世宗曰職事  
不舉是故犯也杖之何不可輝對曰往者不可諫來者猶  
可追二十六年以老致仕次年復起知河南府事輝辭以  
衰老不任召入香閣諭之曰卿年老而精力尚強雖久歷  
外未嘗得嘉郡河南地勝事簡故以處卿卿可優游頤養  
輝曰臣猶老馬也芻豆待養豈可責以筋力向者南京宮  
殿火非聖恩寬貸臣死久矣今河之徑河南境上下千餘  
里河防之責視彼尤重此臣所以愛不任也於是特詔不

預河事章宗立時輝年七十六復乞致仕詔許之仍給參  
知政事半奉承安元年卒謚曰忠簡輝性倜儻敢言喜雜  
學尤好論醫從河間劉守真說率用涼藥神童嘗添壽者  
方數歲輝召之因書醫非細事四字添壽塗細字改書作  
相輝頗慙人亦以此為中其病云

劉瑋字德玉咸平人也唐盧龍節度使仁敬之裔祖弘遼  
季鎮懿州王師至弘以州降太祖俾知咸州後以同平章  
政事致仕父君詔同知宣徽院事瑋幼警悟業進士舉熙  
宗錄其舊特賜及第調安次丞由遵化縣令補尚書省令  
史歷戶部主事監察御史累轉尚書省都事宰臣奏擬瑋

經畫軍民田土世宗見其名曰劉瑋尚淹此乎遷戶部員外郎時將東巡命瑋同工部郎中宋中往營行宮就陞郎中改同知宣徽院事為使宋國信副使瑋父兄皆以是官使江左當時榮之還授戶部侍郎初世宗器瑋材幹以為無施不可及將幸上京以行在所須皆隸太府欲瑋領其事嫌其稍下故移戶部侍郎張大節於工部而以戶部授瑋上還謂宰臣曰劉瑋極有心力臨事閑暇第用心不正耳若心正當其人才不可得也明年擢戶部尚書時河決于衛白衛抵清滄皆被其害詔兼工部尚書往塞之或以謂天災流行非人力所能禦惟當徙民以避其衝瑋曰不

然天生五材迤相休王今河決者土不勝水也俟秋冬之交水勢稍殺以漸興築庶幾可塞明年春瑋齋戒禱于河功役齊舉河乃復故召還增秩以為宋弔祭副使世宗不豫拜參知政事仍領戶部既而為山陵使尋上表請外出知濟南府事移鎮河中明昌二年徙知大明府仍領河防事三年入拜尚書右丞上嘗問考課法今可行否右丞相夾谷清臣曰行之亦可但格法繁則有司難於承用耳瑋曰考課之法本於總核名實今提刑司體察廉能贓盜以行賞罰亦其意也若別議設法恐涉太繁上問唐代何如瑋對以四善二十七最明年六月卒是日上將擊毬於臨

武殿聞瑋卒而止謚曰安敏後上謂宰臣曰人爲小官或稱才幹及其大用則不然如劉瑋固甚幹然自世宗朝逮輔朕於事多有知而不言者若實愚人則不足論知及之而不肯盡心可乎平章政事完顏守貞曰春秋之法責備賢者上曰夫爲宰相而欲收恩避怨使人人皆稱已是賢者固若是乎

董師中字紹祖洺州人也少敏贍好學強記擢皇統九年進士第調澤州軍事判官改平遙丞縣有劇賊王乙素凶悍不可制師中捕得杖殺之一境遂安時大軍後野多枯鬻縣有遺櫬寓于驛舍者悉爲墓之遷綿上令補尚書省

令史右相唐括訛魯古尤器重之撫其座曰子議論英發襟度開朗他日必居此座再考擢監察御史遷尚書省都事初師中爲監察時漏察大名總管忽刺不公事及忽刺以罪誅世宗怒曰監察出使郡縣職在彈糾忽刺親貴尤當用意乃徇不以聞削官一階降授沁南軍節度副使累遷坊州刺史明昌元年初置九路提刑司師中選爲陝西路副使坐修公解濫支官錢罪以贖論及御史臺言其寬和有體召爲太理卿御史中丞吳鼎樞舉以自代尚書省亦奏其才行遂擢中丞時西北路招討使宗肅以平章夾谷清臣薦知大興府事師中上言宗肅近以贓罪鞫于有

司獄未竟不宜改除上納其言曰朕知之矣有功不賞有罪不罰雖唐虞不能化天下命復送有司四年上將幸景明宮師中及侍御史賈鉉治書侍御史粘割導古諫以謂勞人費財蓋其小者變生不虞所繫非輕聖人法天地以順動故萬舉萬全今邊鄙不馴反側無定必里哥孛瓦貪暴強悍深可為慮陛下若問諸左右必有容悅而言者謂堂堂大國何彼之恤夫蠶蠶萬者毒患起所忽今都邑壯麗內外苑囿足以優佚皇情近畿山川飛走充牣足以閱習武事何必千車萬騎草居露宿逼介邊陲遠煩偵候以冒不測之悔哉上不納師中等又上疏曰近年水旱為沴明

詔罪已求言罷不急之役省無名之費天下欣幸今方春東作而亟遣有司修建行宮揆之於事似為不急况西北二京臨潢諸路比歲不登加以民有養馬簽軍挑壕之役財力大困流移未復米價甚貴若扈從至彼又必增價日糴升合者口以萬數舊籍北京等路商販給之倘以物貴或不時至則饑餓之徒將復有如曩歲殺太尉馬毀太府瓜果出忿怨言起而為亂者矣書曰民情大可見小人難保况南北兩屬部數十年捍邊者今為必里哥孛瓦誘脅傾族隨去邊境蕩搖如此可虞若忽之而往豈聖人萬舉萬全之道哉迺者太白晝見京師地震又北方有赤色暈

明始散天之示象冀有以警悟聖意修德銷變矧夫逸遊  
古人所戒遠自周秦近逮隋唐與遼皆以是生釁可不慎  
哉可不畏哉左補闕許安仁右拾遺路鐸亦皆上書論諫  
是日上御後閣召師中等賜對即從其奏仍遣諭輔臣曰  
朕欲巡幸山後無他不禁暑熱故也今臺諫官咸言民間  
缺食處甚多朕初不盡知既已知之暑雖可畏其忍私奉  
而重民之困哉迺罷北幸尋為宋生日國信使還以所得  
金帛分遺親舊五年上復如景明宮師中及臺諫官各上  
疏極諫上怒遣近侍局直長李仁愿詣尚書省召師中等  
諭之曰卿等所言非無可取然亦有失君臣之體者今命

平章諭旨其往聽焉戶部尚書馬琪表舉自代擢吏部尚  
書初完顏守貞改為西京留守朝京師上欲復用監察御  
史蒲刺都等糾彈數事師中辨其誣而舉守貞正人可用  
守貞由是復拜平章政事及守貞以罪斥上曰向薦守貞  
者應降黜如董師中言嘉省無此人不治路鐸李敬義亦  
嘗推舉可左遷於外然三人者後俱可用今姑出之以正  
失舉罪除陝西西路轉運使歲餘徵為御史大夫命與禮  
部尚書張暉看讀陳言文字踰三月拜參知政事進尚書  
左丞他日奏事上語輔臣曰御史姬端修言小人在側果  
誰歟師中曰應謂李喜兒輩上默然師中通古今善敷奏

練達典憲處事精敏嘗言曰宰相不當事細務要在知人  
才振綱紀但一心正兩目明足矣承安四年表乞致仕詔  
賜宅一區留居京師以寒食乞過家上冢許之且命賦寒  
食還家上冢詩每節辰朝會召入侍宴其眷禮如此泰和  
二年薨年七十四上聞之甚悼惜顧謂大臣曰凡正人多  
執方而不通獨師中正而通詔依見任宰執例塋祭仍賻  
贈之謚曰文定師中工文性通達疏財尚義平居則樂易  
真率其臨事則剛決挺然不可奪弟師儉初業進士欲籍  
其資廕師中保任之密令人代給堂帖使之肄業師儉感  
其義方力學後遂登第方在政府近侍傳詔將錄用其子

師中奏曰臣有姪孤幼若蒙恩錄勝于臣子上義之以其  
姪爲筆硯承奉與胥持國同輔政頗相親附世以此少之  
王蔚字叔文香河人也登皇統二年進士第調良鄉丞治  
績優等補尚書省令史知管差除蔚性通敏曉析吏事尋  
授都事以喪去起復行左司員外郎遷郎中大定二年超  
授河東北路轉運使諭旨曰汝在海陵時行事多不法然  
朕素知爾才幹欲授以內除而憲臺有言以是補外如能  
澡心易行必當升擢否則勿望再用既而廉察爲第一授  
中都路都轉運使改吏部尚書以斷護衛出職事不當奪  
官一階頃之出知河中府事遷南京留守十五年拜參知

政事蔚懇辭不任召荷勅諭之曰卿但履正奉公無或阿順何以辭爲十六年出知真定府事累轉知河中府明昌元年召拜尚書右丞致仕卒

馬惠迪字吉甫朔陰人也擢天德三年進士第再調昌邑令察廉第一補尚書省令史大定中出爲西京留守判官以治最擢同知崇義軍節度事累遷左司郎中先是鄧儼居是職世宗愛其明敏惠迪一日奏事退上謂宰臣曰人之聰明多失於浮術若惠迪聰明而朴實甚可喜也朕嘗與論事五品以下朝官少有如者未幾超授御史中丞拜參知政事時烏底改叛亡世宗已遣人討之又欲益以甲

士毀其船棧惠迪奏曰得其人不可用有其地不可居恐不足勞聖慮上曰朕固知之所以毀其船棧正欲不使再窺邊境耳尋以憂去起爲昭義軍節度使明昌元年爲南京留守致仕卒

馬琪字德玉大興寶坻人正隆五年擢進士第調清源主簿三遷永清令永清畿縣號難治前令要介有能聲琪繼以治聞補尚書省令史以永清治最授同知定武軍節度使事興中府治中召爲戶部自外郎改侍御史世宗謂宰臣曰比者馬琪主奏高德溫獄其於富戶寄錢事皆略不奏朕以琪明法律而正直所爲乃爾稱職之才何其難也



古人雖云罪疑惟輕非爲全尚寬縱也尋轉左司員外郎  
扈從東巡遷右司郎中移左司時擇使宋國者世宗欲命  
琪宰臣言其資淺詔特遣之還授吏部侍郎改戶部章宗  
即位除中都路都轉運使時戶部闕官上命宰臣選可任  
者或舉同知大興府事烏古孫仲和上曰仲和雖有智力  
恐不能主錢穀理財安得如劉晏者官用足而民不困唐  
以來一人而已或舉琪上然之曰琪不肯斯官亦不肯害  
民是可用也遂擢爲戶部尚書久之削官一階初琪病告  
近侍傳旨不具服曳履而出右司議當徒二年減外猶追  
解任大理少卿闕公貞以爲琪本荒遽失措與非病告

有違不同宜減徒二年三等論之上從公貞議任職如故  
明昌四年拜參知政事詔諭之曰戶部遽難得人顧無以  
代卿者故用卿晚耳一日上謂琪曰卿在省久矣比來事  
少於往時何也琪曰昔宰職多有異同今情見不同者甚  
少上曰往多情見爲是耶今無者爲是耶琪曰事狀明者  
不假情見使用情見亦要歸之是而已五年河決陽武灌  
封丘而東琪行尚書省事往治之訖役而還遷中大夫承  
安元年北邊用兵而連歲旱暵表乞致仕不許明年出鎮  
安武軍致仕卒子師周閭門祗候當給假以聞上悼之以  
不奏聞責諭有司後二品官卒皆具以聞自琪始琪性明

敏習吏事其治錢穀尤長然性吝好利頗為上所少云  
楊伯通字吉甫弘州人擢大定三年進士第由尚書省令  
史為吏部主事順義軍節度副使以憂去吏部侍郎馬琪  
表薦伯通廉幹尚書省覆察如所舉召為尚書省都事授  
同知定武軍節度使事明昌元年擢左司員外郎轉郎中  
累遷吏部尚書尋移戶部承安二年拜參知政事監察御  
史路鐸劾奏伯通引用鄉人李浩以公器結私恩左司郎  
中曾益承望風旨不復檢詳言之臺端欲加糾劾大夫張  
曠輒尼不行上命同知大興府事賈鉉詰之伯通居家待  
罪鉉奏時言彈劾大臣須有實跡所劾不當徒壞臺綱益  
言除授皆宰執公議不言伯通私枉詔責鐸言事輕率而  
慰諭伯通治事伯通再上表辭不許四年進尚書左丞致  
仕卒

尼庵古鑑本名外留隆州人也識女直小字及漢字登大  
定十三年進士第調隆安教授改即墨主簿召授國子助  
教擢近侍局直長世宗器其材謂宰臣曰新進士中如徒  
單鎰夾谷衡尼庵古鑑皆可用也改太子侍丞踰年遷應  
奉翰林文字兼右三部司正世宗復謂宰臣曰鑑嘗近侍  
朕知其正直幹治及為東宮侍丞保護太孫禮節言動猶  
有國俗純厚舊風朕甚嘉之章宗立累遷尚書戶部侍郎

兼翰林直學士俄轉同知大興府用大臣薦改知大興府  
事明昌五年拜參知政事薨謚曰文肅

贊曰移刺履從容進說信乎於君至論經純傳駁以孝行  
為治本其得古人遺學歟昔臧孫達忠諫於魯君子知其  
有後信矣張萬公引正守已質言無華開壕括地之議明  
灼利害如指諸掌閉於群說而不試致仕而歸理勢然也  
蒲察通之哭海陵君臣大義死生一之其志烈矣程輝幹  
特刺之鯁直劉璋董師中之通敏才皆足以發聞然師中  
有附胥之譏劉璋見避事之責其視前人多有愧矣王蔚  
忠通之徒何足算也

列傳第三十三

